

T CHL 3195/4230.8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6 1941

7

文錄目

國朝

御製祭文

晉

歸去來辭并序

陶潛

五柳先生傳

同上

宋

靖節徵士誄

顏延之

梁

陶靖節先生傳

蕭統

唐

奏免民租疏 狄仁傑

馬當山銘 陸龜蒙

明

劾嚴嵩疏二道 丁湛

劾高拱疏 歐陽一敬

劾齊康疏二道 同上

刻陶淵明先生帖跋 王演疇

時響山君墓田碑記 同上

查復方正學先生後裔充奉祀始末 同上

築堤改水議 同上

王氏兩節婦傳 袁宏道

會侯政績記 馮希哲

儒學歲貢題名記 殷序

儒學進士題名記 林誌

橋亭祖山拜掃記 會省吾

橋亭會氏祖塋神道亭記 萬衣

會司空平蠻餘錄序 邢側

又 趙慎修

論學書 會省吾

王孺人苦節墓碑文 何如寵

重修橋井記 莊任春

教孝書 何懷

春山記

何如彥

小孤山疏

王奉瑛

祭小孤山文

文德翼

國朝

請移湖口關疏

劉堂

何鳴峰政績紀畧

梅廷對

復邑柳洲啟

袁學謨

歐陽秀公墓碑誌

歐堪善

栢園先生傳

熊暉吉

中山先生傳

歐陽正亨

泮池銘

胡海

節孝婦畢門朱氏碑銘

劉進

袁梅谷墓誌銘

汪出敦

劉忠烈墓誌銘

何炳奎

文錄

隆忠烈墓誌銘

袁蘇谷墓誌銘

隋李猷畢門米刃野誌

彭澤縣志卷之十二

署彭澤縣事梅州吳會川
知彭澤縣事平江何炳奎
全輯

文錄

文章與氣運相轉移者也兩晉尚清談而陶淵明
歸去來辭獨高典午此殆以文章轉氣運者耶然
則流覽風景及侈陳功德不過放達諂諛之言均
無關於實用求其可錄也綦難我

朝高文典冊輝映古今其訐謨碩議雖吉光片羽皆如
孤柱衝濤長江赴壑又如布帛菽粟日用常行詎
非極盛之氣運為之也哉謹類卷帙並往代之可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錄者亟而登之使後之覽者咸知所觀感云志文

錄

御製祭文一道

雍正九年五月初四日

皇帝諭祭死事文臣雲南烏蒙府通判加贈雲南按察使司僉事劉鎮寶之靈曰烈士成仁齋志而沒忠臣報國捐軀以從爾劉鎮寶矢志忠貞服官敬慎值賊氛之起變勵臣節以彌堅臨難不屈甘心殞命朕用悼焉特頒祭典以慰幽魂爾如有知尚克歆享

歸去來兮辭

并序

晉陶淵明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鉅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

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于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逃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

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
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
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
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
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
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
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
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
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耶乘化以

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五柳先生傳 并贊

晉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
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
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
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
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
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酌觴賦
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靖節徵士誄

宋 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由之抗行夔皓之峻節固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矣豈所以昭末景泛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達指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嘿少而貧苦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近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縣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

外定迹深棲于是乎遂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約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弃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于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物尙孤生人貴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嗟哉若士望古遙集韶此洪族茂彼名級睦親之行自致非敦然諾之信重于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而兩默置豈若夫

子因心達理畏榮好古薄身厚志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
烟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體兼貧
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閒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
惟道性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遵遺占存不顧豐歿無求
瞻省訃却賻輕哀薄殮遭壤以穿旋塋而窆嗚呼哀哉深
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
舍宵盤晝憇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
方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爾寔愀
然中言而發遺衆速尤迂風先蹶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微
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繁黔婁旣
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

呼哀哉

陶靖節先生傳

梁蕭統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
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羣任真自得
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
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
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
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
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
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友曰聊欲
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

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女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出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杭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淵明嘆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辭徵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宏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宏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病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宏至亦無迂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往必酣飲至醉宏欲

邀延之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則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歸淵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造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常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慧遠彭城劉遺民亦迹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葵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讐校所任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榮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

能安勤苦與之同志自以會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
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
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唐

奏免民租疏

狄仁傑

唐武后天授二年九月梁公狄仁傑拜地官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明年改長壽元年正月爲來俊臣所誣
貶彭澤令七月至縣值歲大旱民罹饑饉卽抗疏乞免
民租武后嘉公憂民特制江州蠲免本縣民間租稅
疏曰彭澤九鄉百姓齊營水田臣方到已是秋月百姓囂
囂羣然告歉詢其所有皆云春夏以來並無霖雨救死不

蘓營佃失時今已不可改種見在黃老草萊度日且暮之
間全無米粒切見彭澤地狹山峻無田百姓所營之田一
戶不過十畝五畝準例常年縱得全熟納官之外半載無
糧今總不收將何活路自春徂夏多孳亡者檢有籍歷大
半除名里里鄉鄉班班戶絕如此深弊官吏不敢自裁謹
以奏聞伏候勅旨

至正三年八月余試邑彭澤適水旱爲災民以歉告未
數日髭髮皤然蓋憂從其告則有駁覈之難否則孳亡
之禍旋至二者交戰於心而致然耳旣而得賢同憲覆
實免糧有差民生少蘓仰惟梁公至縣亦是秋月田災
同民告同獲免租又同然則爲民上而憂民之心孰曰

不同歟明年夏麥登秋復稔余叔靖忠書院就緒因出
逮儒林所書公奏免民租疏俾洪都田貴鄉壽諸石置
于祠右噫公之諫章奏疏所以匡君澤民者詳之本傳
載之信史昭若日星豈特是篇而已哉求其切於邑民
沒世不忘則無踰於此也若夫遠儒林書法之妙已於
歸去來詞後言之矣時四年甲申重九日邑令魯人王
國輔謹題

馬當山銘

陸龜蒙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
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爲險也屹乎大江之旁怪石憑怒跳
波發狂日黯風勁摧牙折檣血和蛟涎骨橫魚吮幸而脫

死神魂飛揚殊不知堅輪蹄者夷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
呂梁使舟楫者行乎馬當合是三險而爲一未敵小人方
寸之包藏外若常順中如劍鋌蹈藉必死鈎務必傷在古
已極于今益彰敬篆巖石俾民勿忘

劾嚴嵩疏

明丁 湛 邑人

禮科都給事臣丁湛爲叅奏事 臣待罪禮科二載于茲灼
見臣部尙書嚴嵩才具卑庸中懷倣罔假和柔以固寵務
周旋以悅人祇解身家之謀全無大臣之體夫閣臣尙書
均屬大臣閣臣憂言清執有素嵩背與人言則悻悻以先
達自居及建言論事則恟恟有如屬吏言一發聲嵩則噤
口卑諂之狀至無可加雖和衷固宜共濟而斟酌不嫌異

同置身若此其意何居六卿議事國計攸關嵩于會議之時從不獨建一議既經覆奏或奉嚴旨嵩則諉之他人以避譴責或奉溫綸嵩則以已實主議希邀聖眷其試于陛下之前者不啻至再至三陛下特未深察其奸耳至于文移勘合例有常期嵩于世蕃陰操其柄司官呈稿經時不發勒索賄賂不饜不休窮員小吏哭訴無門嵩若不知則昏瞶已甚知而故縱則負恩實多遭時構會濫竊華階有玷清班宜賜罷黜臣不勝俟命之至

再劾嚴嵩疏

禮科都給事臣丁湛為特叅罔上之大臣亟宜罷黜以儆奸回事臣前叅奏尙書臣嚴嵩蒙著嚴嵩自陳嵩既目陳

本仍留中任事如故南北科道王燁楊爵等交章論列彈本大半留中甚有以言官不必過聽風聞輕為瀆奏二年以來進階賜蔭有加無已嵩以陛下意在優容不以人言措意縱子縱僕招搖納賄如前樂昌王請徙嵩實受賄陰為之地臣特具疏論列過蒙陛下採聽應同部臣覆奏請旨臣素鄙嵩之為人數年來公事一揖之外未嘗與之深言臣以嵩必恨臣刺骨昨商覆奏時嵩反歎語從容談及鄉曲每事託臣庇護等語臣聞不勝駭異嵩既過蒙聖眷何事須臣曲庇細加思維始悟察典在邇臣科例舉拾遺嵩又賍歛登登臣豈肯徇私枉縱不顧公道難容夫人臣事君祇爭一念嵩行若此是魑若鼠窺奸同狐媚天理人

心喪失殆盡尙知有君父之在上耶不察其奸若加柄用
大權在手則天下國家受害有不可勝言者矣亟宜罷黜
檢發諸疏核實勘擬以彰國法奸回知儆謹疏

劾高拱疏

歐陽一敬 邑人

兵科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爲再申忠悃乞罷奸橫不忠輔
臣愜公論以光新政事臣聞明君不惡極諫以發奸忠臣
不畏盡言以招禍昔趙抃論學士陳旭章十數上劉安石
論執政胡宗愈二十餘疏不以爲瀆龔夬任伯雨諸人相
繼論奸相蔡京不下六七疏不以爲黨矧當聖明御極之
初正小人勿用之際而輔臣中乃有奸橫不忠如高拱者
劇於其間臣職任糾彈寧用一言塞責而已哉近該南京

科道官交章論拱此卽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之意顧其措
詞指事尙存大體亦如臣與胡應嘉前疏未嘗明白暴著
高拱平素奸邪之狀所謂不激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也
宜陛下俯念其講讀舊臣而姑留之然拱之性行本極傾
危拱之才識實足濟惡踪跡閃倏情態乖張敢爲奸暴行
私不思公忠體國罪狀顯著人所共知所以南北科道交
章累次攻擊如拱先年侍陛下講幄適有臣郭希顏爲建
帝安儲之言被戮一時人情怊怛拱懷疑懼輒納重賄於
嚴世蕃不兩月遂越次獲陞祭酒以出今日資次尙可
考而知也希顏近蒙厚卹矣拱內省寧無疚哉此其狡於
謀身甘於悖棄陛下亦已甚矣去年先帝違和之初一時

訛傳不測拱爲大臣畧無休戚相關之念卽於本日愴惶
搬運直房器用以歸致都給事中胡應嘉因而論列今章
疏見存亦可考而知也拱嘗對人諉之撰文諸人矣亦豈
能自安哉此其大無臣節而忍於背負先帝亦已甚矣夫
拱居講職旣懷奸以背陛下今任輔臣亦豈能復效其忠
拱受先帝厚恩終忍負之今事陛下豈有圖報之念矧其
初任禮部嘗兩疏懇求直贊撰文而又曲意爲焚修道士
廣請田宅及頰奏災異反爲詭諛不足畏之詞皆人人所
共鄙也乃累該自陳反公然矯誣爲不樂贊直贊立之說
及鑿空謂胡應嘉劾其不肯贊直何其敢於欺罔如此不
愧於人不愧於天乎且又陰自結納鄉里內臣藉爲窺伺

援引每張揚講官之勢逞任權術之私踈然希圖柄用內
欲專操宰執之權外欲籠絡趨附之衆威制言官動搖國
是使拱之計策漸行人之向背漸一將來爲患何可勝言
至其自陳諸疏則又全無引咎之義如謂黨庇成風謂陛
下孤立謂言官求勝藏奸殊不可測而近聞南北科道論
疏自知公論難解乃在閣嚶人輔臣徐階直房誣爲主使
以預其擬票致階隱忍抱病迴避內外共知此其險橫異
常寧復知有大臣舉動朝廷體統哉昔宋臣常安民論宰
相蔡京奸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視聽力足
以顛倒是非內納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必
擠之而後已以拱擬之其奸險橫惡詎非蔡京復出又昔

伯雨謂自蔡京逐去安民而朝廷大政皆委曲遷就爲一
蔡京地公議誦誦人不敢言時所當言無先於此自拱逐
去應嘉之後人情事勢大率類此其爲時所當言不更有
甚於京乎蓋小人無才亦不足畏小人有才斯大可畏其
才愈大則其可畏亦愈大易所謂用必亂邦今惟拱之謂
矣是以北臣言之南臣又言之科臣公劾之臺臣亦公劾
之此實公論之所共棄也夫臺諫主天下公論豈敢苟爲
扶同一時南北參商之人亦豈肯曲爲扶同此而不去將
誰更復有言拱旣知公論不容僅以倖免必益無所顧忌
而恃才稔惡以逞其爲國家之害終不知視蔡京又何如
矣此臣愚犬馬之忠鷹鷂之志不敢不爲陛下宜徹其奸

橫不忠之狀以覲宸斷毅然去之母犯大易開國承家之
戒以遺將來大患也宰執諸大臣亦宜共去繫累之私以
昭新政平明之治大奸必去斯太平有象天下幸甚臣不
勝幸甚他非臣愚所能計也臣冒瀆天顏不勝待罪戰慄
之至

知府董榕書後史稱自嚴嵩敗言官爭發憤論事一敬
尤敢言今觀其本傳所載彈劾晉應槐傅頤王崇古劉
顯等前後二十餘人直聲振於朝宁其意氣之激昂可
謂壯哉惟是言官論事固貴有氣而尤貴有識隆萬之
際陽消陰長之時也宦官宮妾爲陰士大夫爲陽士大
夫之中陽剛者爲君子陰柔者爲小人或有用陰柔而

非小人者斷無能陽剛而非君子是必先判其大閑而後細核其小節斯君子小人之分始可不淆而扶陽抑陰之功始可施之無妄江夏郭文毅公正域曰嘉慶之際相臣身任天下之重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者無如新鄭高公而先後處兩才相之間先爲雲間後爲江陵雲間大旨善藏其用籠天下豪傑爲之羽翼故唯唯於履尾之時而揚揚於攀髯之際善因時耳彼方墨墨此則蹇蹇宜不合也江陵負豪傑之才其整齊榛縱大畧用高公之學而莫利君先彼方剗刃此猶坦腹蓋公之瀕死者累矣志不盡舒才不盡酌悲夫史之稱拱也一曰性強直再曰練習政體負經濟才又曰性直而傲又曰

才畧自許負氣凌人雖多不滿之詞與古稱剛而自矜者畧同要之不失其爲君子徐華亭傳曰性穎敏有權畧而陰重不泄張江陵傳曰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華亭江陵皆善用陰柔者論者尙不忍以小人目之何況純乎陽剛之氣如高文襄者雖其生平亦有不善用之短究不如其善用之長裕邸九年啟沃調和功在國本籍記人才舉用皆宜功在鈞衡雪王金等百五十人寃獄功在變理增置兵侍以儲總督之選專官練習以備軍旅之用取邊人而明勵賞罰重邊地而慎擇司牧防邊撻伐欵敵靖綏各有方畧剖安國亨之非叛而黔寧辯沐國公之受誣而滇謐海內晏安者三

十餘年則功在樞本邊疆至於憑几執手敬受顧命事
穆宗克正厥終輔神宗克正厥始誠所謂社稷之臣也
及宦官馮保矯詔弄權計欲除之反爲江陵所紿內結
馮保見逐去國事雖不成忠昭日月角巾歸里下帷著
書其間辨錄本語春秋正旨諸書皆於聖學有所發明
此文襄梗概也歐陽司直獨能彈劾文襄於在位之時
亦真能劄直者第疏中所列納賄一事云拱先年侍陛
下講幄適有郭希顏爲建帝安儲之言被戮一時人情
怊怛拱懷疑懼納重賄於嚴世蕃不兩月陞祭酒今月
日資次尙可考而知等語查史載拱侍裕邸九年啟王
益敦孝謹敷陳剴切王甚重之手書懷賢忠貞字賜焉

累遷侍講學士嚴嵩徐階遞當國以拱他日當得重薦
之世宗拜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是嚴徐之薦因拱
爲穆宗藩邸取重非有賄託且拱生平劄直亦豈能賄
人者至云因郭希顏被戮懼而納賄夫郭之禍因建言
拱不建言即可免禍何以賄爲疏稱賄世蕃史云薦者
嵩階拱未必有如許重賄也不曰有賊據可按而曰月
日資次可考夫侍郎九年由侍講學士遷奉常祭酒不
爲年淺越次且是時張江陵以後進同爲司業何不並
議之耶又在直移具一事郭文毅爲高公誌載閣臣入
直西院自世皇中年始有事在直無事在閣世皇諭曰
閣中政本可輪一人往徐文貞袁文榮皆以不能離陛

下爲辭皆不往公正色謂文貞曰公元老當直可矣不才與李郭兩公願日輪一人詣閣中習故事文貞拂然不樂會世皇不豫入直諸公各移具出公有老僕亦將爲歸計時江陵公尙爲學士以公事至語公曰君父病篤臣子移具可乎公愕然曰吾意乃如此竟不出而都給事胡應嘉有所授指遂以是劾公云云是郭文毅所誌甚明無庸再爲代辯其餘閒文又不必縷辯摠之歐陽司直慷慨大節可以立懦其劾餘人皆有氣有識惟劾新鄭與王崇古劉顯或亦恐氣有餘而識未足歎然以文潞公之賢唐介猶劾其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固無損於潞公而介之高名稱於千古噫如歐陽司直

者其明之唐介也夫

余友桐城張西園孝廉閱歐疏評曰查高新鄭故明理學名相也其去位皆馮保張太岳輩內外交擠使不安不得不去矣明史固未嘗貶之也此三疏似宜刪去勿載余初韙之繼而思歐爲名諫官高爲名相疏若不載反起後人疑議故仍存之而附書于後如此

又記

劾齊康疏

歐陽一敬 邑人

爲小人黨惡欺君肆讒無忌懇乞聖斷重處以正人心以杜亂源事昨該御史齊康詆誣輔臣徐階李春芳已蒙聖明洞燭其奸一時公論憤然恨不能食其肉而寢其皮蓋大學士高拱屢被論劾在案每恨階與春芳不爲重處論

官以塞言路而康爲拱鄉試主考門生乃授指使敢違公論甘作鷹犬如此六科十三道各連名具疏參論其狀矣恭候聖旨處分臣不敢贅但聞康前疏方下又有疏論及於臣尚不知其所論何事然以康論臣固所宜有蓋兩發高拱之奸者臣也階不具論拱且恨之康且不惜公論承指而醜詆之臣尤拱所深恨康旣論階勢安得不及於臣昨臣見康亦會面斥其非而康受拱喉論臣必將中臣以奇禍無疑矣人臣委贄事君此身已非我有臣何敢計但康亦言官亦有面目者也堂堂天日之下何其敢於背公徇私黨邪害正欺罔君上一至此極也書有之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二人同則公也一人異則私也南北科

道論拱一十三疏并連名約二十餘人是果孰能率之較康一人之情抑果孰爲公耶孰爲私耶康論階與春芳誣詆極備多狀而六科二十餘人連名參之十三道與康同官者三十餘人亦連名參之卽吏部都察院堂官亦連名參之是果孰能率之較康一人之言又果孰爲公耶孰爲私耶康何人斯座主之恩豈重於君父台諫之司可爲人作鷹犬耶卽墮拱誘計亦豈容再誤而聖明在上公論昭然又敢附下罔上肆無忌憚如此壞亂人心混淆國是康之罪有不容於誅矣詩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今非康之謂乎然康走狗耳發縱指使皆拱默運之力拱爲大臣屢被人言旣不能決去就之義而又詐病遷延營營苟苟籠

絡頑徒傾害忠輔以自洩其睚眦之忿各該諸臣論拱奸惡茲亦稔矣拱不去則善類必將一空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蓋謂正人一去則國是將日病也陛下可不念哉昨奉宣諭徐階李春芳高拱着卽出供職一時傳聞無不歡欣鼓舞頌聖明智睿階與春芳出一日直一日卽有此名命也惟拱向無召諭而今姑同之竊恐其適中嗾二輔以圖自全之計蓋人主之職在論相要在分別忠邪而去留之非可調停姑息以致養虎貽患也臣匹夫孤立一念愚忠實抱當世之慮竊惟昔臣有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旣死猶以屍諫臣卽遭嗾論亦不敢顧一己利害而忘國家大計階與春芳伯玉之儔也乞陛下勿爲康論所惑勉留而眷任之拱奸惡過於子瑕乞陛下鑒康黨附爲奸之情毅斷而速去之則相道得而萬國理天下之大幸也康黨惡欺君之罪知必不能逃於聖斷矣如康論臣有據臣當席藁以待均惟聖明垂察焉臣冒瀆天威無任殞越待罪之至

再劾齊康疏

爲小人黨邪怙勢再受指使妄肆擠排懇乞聖明洞察公論以定國是事該御史齊康聽受座主高拱指使誣論徐階李春芳節經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等吏部尙書楊博等併六科十三道諸臣各疏叅論康受高拱指使誣詆情罪已蒙聖明洞察奸邪將康降二級調外任用矣聞者無

不深快乃康又受拱指使另疏論及於臣蓋南北科道論拱共十三疏而臣又嘗兩發其奸拱之深恨無過於臣階與春芳康且爲拱詆誣則其怙勢厚誣又將何有於臣據其所論止欲將臣量加罰治似亦無足深辨顧其所誣臣者一則謂臣在朝班中盛氣高聲爲階發話一則謂臣邀攔各科道不許出門欲卽寫本攻康事出捏誣不容不辨夫班中森列豈容高聲發話之時卽果有之糾儀御史序班寧得無言厥衛巡緝官校何無一人看得言之謬妄不辨可明惟康同科道官出掖門時衆共譏叱其非臣實與焉卽十三道叅康題語首謂人心共憤然則憤康者豈獨臣哉不曰門外而曰班中何其欺罔之甚六科多官臣一

人豈能邀攔寫本攻康况論康不止六科十三道與康同官御史三十餘人亦連名叅之亦豈臣所能邀攔吏部都察院堂上官俱各有本論之又豈臣所能邀攔蓋公論所在不約而同衆忿所激雖有拱之克惡亦自莫之能禦耳乃不思自犯公論而以邀攔攻臣拱之嗾康豈其無良心者哉亦自擬康前疏既上必爲公論不容又懼皇上察衆惡而洞燭其奸乃預爲此疏附康相繼以亂國是冀苟留耳不然則康接前疏過午方歸申刻卽有此疏人人所共知也豈有神輸鬼運其速乃如此耶康鷹犬不足責拱爲大臣其用心亦甚狡矣臣諫垣微臣職司搏擊不意忤觸橫奸致遭嗾害如此臣罰治誠不足惜如國是何且南北

科道論拱一十三疏止康以門生爲拱反噬拱一嗾論階而六科叅之部院大臣亦破格叅之則拱之視階其人品忠邪較然可見矣臣果階死黨彼各該大臣科道論拱康豈盡階之死黨耶陛下何不一爲天下斷之拱不去則將中禍必不止臣一人而中臣之禍亦不止於罰治矣伏乞救下該部一併勘議施行臣無任殞越待罪之至

刻陶淵明先生帖跋

王演疇邑人

吾彭澤爲西江下邑蕞爾幅幘乃與地著名不減諸雄鉅則舊爲陶靖節先生絃歌地地因人重所從來矣然先生止以八十日之令卽賦歸田又非有功德及人沒世不忘也惟其高風遠韻千載如見若展禽居柳下則名人以其

地嚴子陵在富春山則名地以其人故曰聞風興起又曰山高水長吾鄉係先生此物此志歟先生往事遺言載在晉史及先生集中予幸屬先生遺民思欲表章之叅錯成帙託之瑣珉爲吾鄉一段奇事就中默寓編年以當先生年譜互採詩文以當詩文集俱遵典故未嘗少有潤色譬之繪天不敢飾以銀黃也其字畫昉唐人集晉字例悉用古墨鈔遞及本朝諸名筆則以先生之人事詩文度越千古非藉古今人妙蹟安能勝其任而愉快耶昔孔門羣弟子記魯論至鄉黨一篇說者謂分明畫出一個聖人茲刻或可當先生鄉黨篇用公同好固不必羨壻見之也若曰有先生千載後宇下士以記述託先生爲不朽則吾豈

敢

時響山君墓田等項碑記

王演疇 邑人

夫人有所剝擢也動必識之者何益爲歲久易湮後人變守故豎碑以垂永遠耳而祭田等項百世俎豆寄能不爲陰雨慮哉響山君孺人丁氏其勁節閩儀焦太史之記備矣余何再贅第墓側存祭田二十畝地租二兩三錢享堂書屋一所以爲夫婦每年醮祭修理之資斯舉也正寓杯棬以飲痛假黍稷以薦馨欲奕世子孫繩繩勿失斯意所以感發孝思者微矣又慮作者之苦心恐廢於述者之異念先年請印照於郡守紀其等項數目俾近守焉今復勒等項數目於石無論子孫之賢與否觀此螭啣龜負之森

然自不敢輕先德而廢墜俾世守焉所以感發孝思者抑又遠矣其謀不亦臧乎但此碑歷千萬禩而勿替則此等亦與之而勿替誰謂此一片石非磐石苞桑之意耶謹鐫之以垂不朽云

查復方正學先生後裔克奉祀始末

王演疇 邑人

予筮仕令寧海則正學方先生之鄉也展禮祠下顧瞻縣左不數舍爲義井亭則先生祖骸所藏處又憑式廿幾都爲先生故宅故隴久已坵墟蓬蒿滿眼不勝黍離之悲問奉祀後裔則方繼忠藐焉六尺此外虛無人且有言其非先生正派者予時存羊及烏雖不深辨乃私心竊計之萬古倫常不偏輕重未有忠臣而不爲孝子者先生慷慨蒙

難於精忠得矣何不但辭草詔少忍觸怒或踵周廣文之
故智庶幾禍止其身不至無世在下豈不兩全無害乎已
而深維此事間不容髮忠臣有死無二始而擇害隨且遠
害究竟求生以害仁矣但天道報施善人當默爲陰騭不
令至此極耳後詣郡晤大鴻臚太初王先生謂予曰君侯
加意地方建緹城書院建社倉廣濟養濟院及清寺觀田
糧增置學田固興除不遺餘力乃方先生後裔尙虛查復
可急圖之予避席請教王君曰此事惟吾鄉廣文葉琰知
之今不存矣可訪其家予力走致書招其子老學究者抱
父遺稿至焉細查其次自稱成化間同郡謝文肅公著有
桃溪淨稿弔先生一詩其結句云香火千年誰地主孫枝

一葉是君恩廣文讀此遂悟方先生有後乃別家裹糧遍
訪宇內歷數年不得後應貢北上從旅邸晤華亭貢生余
道南者則正學第七世玄孫也稱先生於洪武間應聘授
漢中府教授後聘爲南京房考華亭余君中試第二名則
先生本房所取士也後奏籍南宮官翰林編修時在告先
生殉節時大索奸黨連坐八百四十餘家又何論本族獨
五齡庶子在籍時寧海尉魏公澤以尊官作遷客者潛爲
經紀令俠士負之而走取道外洋抵吳淞投余太史之家
陰就懇託孤語畢而遠遯不知其所往也余撫孤後納爲
館甥因冒其姓傳生至今不知此意何以得聞於謝木齋
而寄詠於桃溪靜稿也惟時禁網未恢兩君惟款語盟心

不敢顯然承當耳予年友王公廷極官華亭戚里許公汝魁官上海因遺書託為咨訪臨海尉金公簿杜公皆籍雲間託其致書于余俱未得報可而予適以憂制行遂為不了之局乃私心稔念十餘年未能忘也戊申官南曹會同年廷筠楊公悉言之夫採風問俗查復先賢後裔固學使者之所心乃事權在握又其所得為者按試雲間郡庠余中胄列名第二因詢其命名之故知為方先生九世玄孫檄郡縣覈世晤對回文皆與予言不差遂移文禮部以某某充守墓奉祀檄雲間以某某充遷徙奉祀檄浙江以某某克原籍奉祀以予所建緱城書院及增置學田內撥為館穀其方繼忠未免有軋已之嫌因遺書舊寅太守洪都

移繼忠充郡城奉祀不失常稔之業遂得兩地相安于是先生奉祀遍畿省碑碣豐隆祠宇壯麗高文大冊照耀湖山視前不敢稱其名不敢問其墓與不敢藏其書者其升沉顯晦豈不霄壤懸隔哉夫先生忠魂非在天而為日星則在地而為河嶽其初蒙隕滅而不懼者即今之蒙顯榮而不知者也獨人心暢快謂先生子孫保之精忠不失為純孝無遺恨于先生又謂天道巧存善人之後必久而後定而無所憾於天地不然則當禁嚴而得遂其窟隱禁疏而不難於物色當必有為之陰騭者人力不至於此矣學者於此祇可謂善人之天遠何必引夷叔在西山而疑善且不可為耶

築堤改水議

王演疇 邑人

吾鄉固彈丸隩區然自封建廢而爲郡縣則已誌在輿地所從來遠矣矧陶靖節爲千秋殊絕人物此地屬其過化地以人重疆以內無論遠近莫不知有彭澤也先時輿地圖甚廣觀湖口有柳鄉東流爲菊邑可知已後來分割僅存十八都寥寥封域大非故步猶曰此歷代沿革致然其爲名區無改也乃五柳先生竟乏專祠已爲缺典舊縣屬在十五都縣治恢擴不啻數里後遷縣治緊承龍脉諸山環抱若四塞之固乃西山居上獨高聳出一頭地觀音山居下形勢萎蕪又退一舍形家所云天門地戶之說似爲倒置後插柳前洲稍補空而地勢卑下何足當西山十一

矧大國之郊剪伐者衆日見其濯濯致下砂單弱井邑日見蕭條似爲響應楊筠松下砂救人之說未盡爲無據也又張家港水反掉出漏罐玉峽泉由青草湖經漚殼港徑出大江兩背無情縣治孤懸而砂水無一顧者歲壬午又以會司空建坊縣前昂藏如虎踞正當縣治白虎之位說者謂大不利于縣治兼不利于邑父母堪輿術士之言似不足憑但觀未建坊以前旣建坊以後四境興衰及邑父母久近利鈍不無徑庭前言或不盡誕耳二十年以來豈乏賢明之宰徒令攀轅無計令聞聲耳食者輒以惡地相看又竊謂地方寬之也今徧採通國輿論細檢圖經博訪形家之言祖龍自金陵發脉出新安逆大江而上直抵縣

後粹乎無以議爲也龍不可改而不待于改砂水宜改而
久未改惟人事可補造化之缺是端有望于今日者今議
從青草湖築堤環抱經岳廟嘴穿柳林歸宿于潘家墩收
隨龍峽水遶縣前朝堂局而後復達于大江庶水纏卽是
山纏側看猶如豎看砂水皆爲有情于辰吳方將司空牌
坊移置其上建靖節專祠建昭明祠移柳亭移闕王廟度
道里星列碁布之併植冬青竹木周匝坊廟依堤兩岍夾
道垂楊完密似盛水不漏江山頓增勝槩瞻之爲旺氣所
鍾縣治無凌逼得觀久道化成民居輻輳犬吠深巷鷄鳴
桑巔儼然風回陶令衆議畫一確乎可行勃乎其不可後
也邇時公務煩興帑藏匱乏不敢以捐助費宦橐惟求印
緣簿作大証盟萃一縣之羣策羣力嗜義秉公共襄義舉
庶千金之裘百棟之厦未必非一腋一木之支也齋心屬
楮地靈若臨此挽回氣脉之大機括不日當還食其報無
以爲公事而有違心

王氏兩節婦傳

袁宏道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朴而中沉望而知其長者初令寧海
有惠政士民至今傳誦近起復謁選入京暇則過余談聖
學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
示余余一見駭愕謂陽明死天下無學不意臨濟兒孫猶
有在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然余覘箕仲常若有隱憂
不可解者雖談笑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余謂箕仲壯年

筮仕何不自得而鬱鬱如是箕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歐陽皆孀節若干年含辛茹荼以訓其孫若子今余甫得一官不能博數尺輦錦以榮其母分大官之膳一釜以供吾祖母歷其苦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予之報天也予何能釋然哉臨別手書狀一通乞予一言以伸大節婦人大行皆節書婦者書其節可也其他不必書也碎如死王事者書其死王事可也其他不必書也夫拮据勤家與夫事姑相夫教子敦族之類恒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卽不勝傳是大節反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太母年廿九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

陽母二十而寡守節四十年是可書書之以勸天下之爲孀婦者時太母老年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士第是可書書之以見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使夫天下之熒夫獨子索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一門兩節婦是可盡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顯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且使後之人譚孀婦者必舉稱王氏也其他一切細碎事以無加于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月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畧也嗟夫一門之內喪車頻駕入其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垢面泣血之餘人間世之至苦真無酷于此時者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人患不自立

耳禍福何常之有哉箕仲善談學初入官所就何可量然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艾也吁是可傳也夫

會侯政績記

馮希哲

天子嗣統改元出權姦所擠江陰令會侯于獄改知彭澤是年十月侯蒞任越一載政績懋著邑父老黎幼欣動顏色至形諸歌舞願建碑記績侯抑之曰有是哉敢煩里旅旣而民相咨怨弗獲已乃伐石述余言以刻曰學校政之首務先是厄於人文學宮歷一二遷重之正德己卯宸濠干紀兵掠境火櫺星門及諸廨宇存者無幾侯至輒振奮於頽敝先泮池次櫺星門次屏牆次公廨凡棟桷赤白墜剝浸漶者舉皆治之制至是爲備然不以劇自撓分生徒

爲五會命題立程日一臨焉比秋薦鄉書者二人而儲材惟良向用未艾則興學之政也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前吏茲土者率以易視凡壇壝徒存其基蕪陋墊隘相沿習爲固然侯爲山川社稷芟芴剔穢崇闢其臺甃中爲神道左翼爲東序西亦如之縱以屋幾楹爲致齋之所省牲之次周繚以垣外爲門扃之以禁褻慢則事神之政也城以衛民環邑治皆高山可據以捍患惟北虛向江然地皆淤湫畚築不可施侯乃列柵爲城中爲樓寓望凡以木計之大者百小者千以日計十有八以金計之若干以丈計之若干外督民兵各植柳合計之如木大小者之數則安民之政也夫是問役焉取則徒流是募農不知也問工焉

取則游藝是資民不知也問材焉取則商榷是貿山林不知也問財焉取則羨帑是出民之家不知也侯之政其善哉或曰政善矣而令之職尙亦多端得無盡是三者乎噫嘻吁哉昔然明因子產問政告之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子產以爲昔見其面今見其心而喜語大叔夫然明一言子產遂窺其心喜其人則知爲政貴於有本而賢者用心約而成功博也今夫有事於學校鬼神城郭侯之政也民之願也然民願於彼孰愈於此也侯得爲彼不得爲乎此也故爲於得爲者爲之則本立道克其利良溥由此而見之顯庸達之天下可也然則君子之與侯是亦子產之與然明者而侯之政况乎不止於是也若夫成敗利鈍

則非所以論侯侯諱棠舉丁丑進士西蜀嘉定人

儒學歲貢題名記

殷 啤

天下三光五嶽之氣全於天地間士君子由科貢以文章鳴內而臺閣外而藩臬承流宣化左右國家文明之治足以追配前古之盛也矧彭澤爲江州名邑靖節梁公嘗假令于此實爲先賢過化之地學峙東面西山水鍾靈賢才輩出恢宏治道者比比也子自宣德庚戌奉符典教彭澤目擊人物若都憲黃信憲副劉隆御史楊勝張紳輩後先相望暨太學英紛綸華耀繼武多人皆由貢士進也子遂以事白于縣尹韓亨曰題名之碑不可無也否則登庸之士事功雖盛于前而聲華無以彰于後世遠年湮抑何由

而考知其人耶予欲自洪武迄今歲拔之士考而記之可乎衆皆忻然遂協贊其美各獲題名仍勒祿秩猗歟盛哉因謂曰木有松杉之異採而用之皆可以爲棟爲梁况士爲國家之利器所進之途雖曰有科貢之殊及其擢用之間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致君澤民治隆俗美表表然殆與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徒相驅轍矣豈曰科貢文章云乎哉用書以垂不朽云

儒學進士題名記

林誌

賢才致治之本也唐虞野無遺賢書紀其盛成周濟濟多士詩詠其美漢唐宋科目得人史著其實其來也久矣洪惟受天明命混一海宇誕敷文教以興至治建學設科以

造多士三歲一登其賢能而擢用之由是賢俊譽髦之士乘時彙進布列中外建功立業黼黻治化故得人之盛有逾於昔乃永樂之十三年當會試之期天下之士萃者數千人禮部合試之于三月朔旦上復親試之賜陳循以下三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獨彭澤與其列者凡四人焉劉鐸周泰亨劉昱曹遜是已是秋吾友黃諒因宰厥邑自以得賢才爲慶遺書及子曰彭澤自開國以來登科第者雖歷歷有人抑未若此之盛也使無題名之石將來何由考知其人耶子爲詞垣之宗盍爲我記之以爲後先相望可也子嘗歎曰天之生賢靡間地里彭澤一葦爾區耳而山水如此之清秀人才如此之卓越且風俗醇美不尚

華靡蓋有得夫陶狄二先賢之餘韻也今觀一第之中登名者四彬彬班班實足以副國家興賢育才之盛意抑足以見彭澤山嶽之鍾靈者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賢才又奚可以地里論耶雖然今日之事既勒于石矣後來之士木必不觀感興起摩肩接踵科甲是登美官是任于以建功業于可久于以昭治化于無疆者吾友之用心豈曰小補云乎哉

橋亭祖塋拜掃記

會省吾 邑人

曾氏占籍彭澤太平鄉九都曰橋亭者所居之地也鄉人呼之曰橋亭曾氏所從來久遠勝國以前莫可考至正間有寶二公配陽氏生四子曰永一永二永三永四後分居

各都今橋亭大郎子孫出永一柳樹下小孤洲子孫出永二小嶺子孫出永三小孤洲為一都小嶺為十二都而自洪武時隸開平王常忠武公部下廓清江漢而入郢者永四公也高皇帝癸卯歲親征偽漢陳友諒過彭澤鄉民稽首懼呼以迎王師永四公在衆中修幹挺然帝異之命舉石試力力勝以故得隸開平甲辰克友諒遂留軍安陸衛世為安陸衛人即今承天衛也自余先大父壽峯司馬公而前安陸與彭澤相聞無間即成化二十一年泰和會太史彥所序刻彭澤志猶以安陸高祖千戶名恭者載入志中今其志固在也但志稱十二都人想永三永四當日俱分居十二都至嘉靖間有自郢中來掃墓者僕積索族人

裝且訟之官舉族畏避甚至焚先世主不認斷往來者幾五十年迨愚父子先後舉進士司馬公命之曰水木本源而父子識之母墜前人之緒於是愚父子奉命不敢忘兩科三試錄並標官籍彭澤人與江右縉紳交得稱同鄉而縉紳諸公亦灼知寒門所自出以桑梓誼畜之乃在彭澤則猶篤密矣於是彭澤長老常爲愚父子言君家先塋在橋亭張家嶺麓蓮花心風氣完固今兩地子孫衆多而又顯非偶然也其在族人亦聞愚父子惓惓於是或走京師或走承天持故牒爲證間歲相望因益得考見其詳愚父子日夜惄惄冀拜掃橋亭之上久之不獲而老父且從商洛叅議致其仕而歸以是所望於余者猶切屬余厚幸以

萬歷六年十二月由兵部左侍郎奉簡命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管院事便道過家爲二親壽卽於七年三月十六日自石城驛登舟歷武昌九江而至彭澤泊舟小孤山之旁是爲四月三日族人相繼來迎邑父老子弟奔走聚會填城溢陌不可勝數其鬚眉鶴髮與冠裳儒隱者數十輩前致詞曰公族敝邑大族也某等上世相傳俱親故人公名振楚中恨不得見今得見幸甚不肖謂父老爲我來良勞苦於是爭言先塋在橋亭者又甚具惟是正德八年橋亭族稍衰微間以山宅歸之周氏其焚醮則獨族人會太和一房任之以其長族又山宅原主也其周氏有二生皆弟子員長魁賢次步賢亦來迎相見舟中予以照管

先塋稱謝之步賢曰貴族祖塋本自分明更無可說且名公之祖猶生等祖也敢有隱哉但貴族人多事耳余曰祖塋無恙余不知其他於是以前四日行七十里至橋亭未致祭先詣寶二公墳展拜倉卒無相禮者於是周生伯仲前引步賢贊拜拜畢二生謂左傍尚有會氏二墳可遂往看比以日將晡草路未闢且止但由寶二公墳東上山額平處周迴眺覽復西轉下山二生邀至舍果酒二行而別是夕宿於柳樹會家次蚤初五致祭先祭寶二公墳祭畢妙路已闢遂往祭二墳步賢指墳謂余曰此中墳高而露者生之祖墳也其下亂草所蔽者貴族二墳也余乃命隨行人芟拔亂艸既見二墳始致祭在東者陽氏祖妣墳在

西者永一公墳祭畢周生伯仲復邀至舍相宴一切與事者皆酒食之且懇留信宿而余族人居小嶺者又來請遂行次蚤由小嶺返至小孤舟中乃初六日之夕而邑中封君太常少卿歐陽公龍橋者載酒舟中相款歐陽無兩姓寶二公配陽氏當卽其族且龍橋公始祖受高皇帝大賚誌中稱陽尙誠亦足據云初七日蚤二周生復至舟中謝胙益爲余言曰貴族人與敝族相嫌非一事或以松柴或以義倉或以誣周好賢盜情其言尙夥又曰願公察於貴族之言生家先世果有稍出於禮法者斃獄中至生之父卽反正教生等讀書補博士弟子豈肯有凌犯事又曰祖塋所係甚重某處有偷葬人祖塋者其家反絕滅生等敢

味此心又曰願公諭貴族此後惟以和睦二字相尙余甚取其言然言皆出步賢此其明白練達與魁賢之温默要皆美器有可尙者大祇曾氏祖塋自至正以來越二百又數十年矣周氏居橋亭者今才六十餘年又曾太和談焚醮歷歷如指掌其所存修禳簿世系甚明而周生所稱說又更無毫髮齟齬斯亦大彰明較著矣乃向來紛紛若有類於爭者何哉蓋在曾氏未免相鄰多隙而濫言侵占於是周氏遂並其焚醮之人而發憤焉愈發憤則愈以爲侵占矣其后愚父子相繼忝入仕途爲曾氏族者詎無亦思藉以發其憤者乎則祇令周氏增疑忌益變幻其說以防山場房屋之容有不虞耳不然周生何愛於余而輒爲之

析肝膽吐情實先後無一詞矛盾哉生又曰願公諭族人自今毋以瞻拜後復有所葬余首肯之余亦祝生願貴族此後亦毋復有所葬生亦皆唯唯余因思愚父子於相知有宦彭澤者未嘗不托以清族訪墓而卒因循無歸着固有以已明爲報者矣有付之不理者矣斯亦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乃遇兵道南紀蕭公太守少東潘公別駕桂山葉公德意相將以故先立石表墓而余又幸得以職事過故里而一申夫累世之至情且往返四日大晴霽而先後並皆零雨謂不有天意歟余所獨不能無介然於懷者竇二公陽氏合族之共祖也所蔭子孫在彭澤者今且將千人奈何焚醮獨累一房一人余見曾太和者又貧弱不解

事聽其召侮而獨歸責於周氏豈不悖哉自今橋亭大郎
 柳樹小嶺四族去祖塋最近宜以歲時伏臘議定齒輩最
 尊者一人主其事率子弟往從焚醮為常不到者有罰誼
 譁者有罰仍宜守忠厚之風專耕讀之業遇事以理相講
 母雜以勢以實相感母雜以虛青衿而業儒者猶宜敦倫
 尚行以先合族俾兩姓無競先靈有依庶余不肖此來不
 為徒行而子孫世世永有所觀法矣若夫周氏異日者或
 是或非自當付之公論余何所與茲以初八日登舟特留
 此記日月益以取正於葉公冀公有以諭我族人而貽諸
 後也若夫偕余至祖塋滇南別駕任夢榛休寧人江州別
 駕葉朝榮福清人南湖守備李趨松門衛人千戶許朝進
 遷化衛人劉起鸞建陽衛人彭澤典史范山錢塘縣人相
 禮者計如愚王演康王錫采項作賓陶懋嗣陶懋直皆邑
 庠生曾省吾記

橋亭曾氏祖塋神道亭記

萬 永

橋亭張家嶺在彭澤縣之九都為工部尙書前南京都察
 院右都御史確菴曾公省吾之祖塋也公族世居橋亭至
 正間有寶二公配歐陽民生四子其季子永四公洪武癸
 卯歲高皇帝親征偽漢陳友諒駐師彭蠡鄉民懼呼相率
 攜壺漿以迎永四公在衆中獨修挺高皇帝異之令舉石
 力勝得收錄開平王部中甲辰克友諒遂留軍安陸即今
 之奉天也故又為安陸人寶二公歐陽氏俱葬橋亭山基

前餘地寬廣中爲墳道正德間會橋亭族中衰族人會月
先始分售墓前地于周氏爲宅居券僅三分許後周氏居
益蕃漸次開拓宅垣周遶本坐道塞不達墳蕭蕭蒼蔚中
矣丙辰公舉進士壬戌公父少叅公又舉進士乃大父司
馬公恐墜先人緒惓惓以橋亭祖墓爲念屬意於二公者
甚悉故二公登科錄俱稱彭澤人會余三入楚得與二公
游視同鄉云二公亦時時言橋亭祖塋事蓋常以托於當
路咸因循未辨也萬歷己卯歲別駕福清葉公朝榮署彭
澤縣事詢故老知本墳詳悉隨臨九都召會周二族人訪
本墳猶故特穢不治有吳生步賢魁賢俱明達吐情實無
隱指示諸墳同立石訖適公之留都道過彭澤拜掃道壅

不得入乃從旁刈荆棘攀緣而登語具拜掃記中迺撫院
京山王公宗載聞之始檄府查清墓前券外地爲開神道
巡道沔陽蕭公遍儲道廣南吳公與言守道廣德李公天
植若主事無錫蔡公惟亨曲周苗公淳然堂邑許公雲濤
臨川吳公撫謙咸爲立石作華表置祠田郡守嘉禾戴公
鳳翔少府吳縣宋公純仁司理吳江馬公貫金壇于公孔
兼偕葉公爲作亭於中道道廣三尋長二十丈有奇兩傍
界墻高八尺堅厚屹然前後立二門華表豎前門之外稱
壯觀云戴公葉公立神道碑以誌又特爲敦本亭於山巔
以便登覽且持故牘來命余爲記余于公爲同郡人且舊
游不得辭乃次述其本始以爲記復言曰惟嶽降神生甫

及申自昔記之矣曾氏之橋亭無論往代在國家垂二百數十年所始生永四公也贊開平肇造皇宇既生少叅公橋梓也咸正色立朝以翊輔明聖允文允武山嶽不有神哉然非大父篤念孝思惓惓屬意不幾于湮沒乎語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信司馬公之遺烈也已今表揚山靈光賁泉下謂依忠依孝也非與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會司空平蠻餘錄序

邗 侗 濟南人

嘉靖間兩廣諸猥賊訐亂居民侵敗王畧世宗拊髀而嘆者數四後採輔臣言起都御史王文成公得以便宜行事宜撫則撫宜勦則勦故文成因以畢見其才而八寨束首待命功施至今其籌算秘不可聞不佞竊讀其奏疏公移

諸畧大都歸本於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之事嘗嘆服以爲知言國家患不得人如文成耳得之則彼馮山嘯海之酋朝發而夕至如徵會然而山都諸蠻當川貴之交獨蹂躪恣睢其間明興蓋十有一征而卒未有得志者自天順成化來第事觀望羈縻有司繁費無已時譚者以爲臣主異指文武不並用之效卽計畫識見以無復之耳會天子神聖蒞服睠顧西南夷與元輔計得鴻望鉅材者使往視蜀而元輔故嘗知會公於監司謂可屬大事於是簡公往令以便宜行如文成公例公至跋涉山川咨諸父老得賊狀益悉嚙而曰此數月可了耳奈何厯國家數百年之憂哉於是上書請亟發兵誅山都蠻

而是時羣議訕訕謂公奈何爲禍首事成則國家受其利事不成則已蒙其害第令此屬可除先是任事諸臣寧靳一犂畫之爲兢兢哉元輔獨主其議謂論德不和俗成功不謀衆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若何以是囂囂阻大計也於是秘授公方畧言勦之便公於是用前大將軍佐顯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取死士爲奇兵擣其虛發策陳謀動中機宜蓋浹月凡四而凌霄都都九絲諸大小壘以百數俘馘暨所滅者以萬數山都遂平置官吏繕城郭興學校供賦役隱然一冠帶國矣嗟嗟焚不變服而蠻不易俗自古記之此其患何論兩廣諸徭而公業以英偉沉毅著名無不人人稱文成再見也今天子明武與世廟等埒第

不論當時廟堂諸臣顓聽文成得似元輔否也而摧朽振槁異地同勦孰謂落落難合哉漢臣趙克國有言人臣舉事當爲後法天子端委聽治而相臣決策帷幄顓聽閫外爲國家圖萬世之安則其事足傳不朽而一切批評條陳湮滅無聞將令後世當事者安所聽覽焉於是公之門下士顧侍御孟先輯其畧將就梓焉而委序於不佞侗聞之延陵子卓之御蒼龍翟文也前有錯飾後有利錐進則引之退則刺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奔逸而遠避此無他掣肘之爲患也故執轡者先後惟宜而後蒼龍翟文得以效其足握衡者操縱如式而後鴻望鉅材得以展其猷故夫當大事決大策者惟在擇任將相哉

會司空平蠻餘錄後序

趙慎修 膠東人

平蠻餘錄者侍御顧君錄今大司空會公前仗鉞西蜀功狀云侍御於余爲舊賓是錄授州於隸邑之清豐杜子而屬余以序余惟公平蠻功持議在元輔受成獻馘仗廟謨別有序不論論其終始本末蓋余觀往牒譚平蠻則嘖嘖漢丞相武侯夫寧謂其料敵如神威之已耶其道至於攻心而其兵屈以不戰故盤蛇谷之捷盡焚其堅銳不以爲喜抵其穴俘其巨魁縱使觀營陣不以爲踈不服令戰戰而又擒又縱又擒如是者七不以爲玩擒而服服而爲之處則又仍其會率收豪傑以與之用不以爲黨盡給金貝丹漆耕牛戰馬以撫新附之衆不以爲資敵要於馴擾其

心俾勿爲我梗爾矣迺其所以爲之本則開誠布公不嫌互相遠覆蓋曰遠覆而得中若棄敝蹻而獲珠玉然是故羣策畢議甚至於十反不以爲異噫嘻茲其所以爲武侯與余伏讀公平蠻錄取其終始本末締觀之豈其踵武侯之遺踪乎將豪傑所見同與工師氏造車室中不相爲謀然至於輻輳輪軾縱橫廣狹相越不能以寸此無他見相似也有善甄埵者惟所型范而莫不相肖公少負公輔之望其爲辭命出入墳典而尤曉暢孫吳諸所設變制萬全卽不謀武侯吾知其必有合也及考公征西所爲檄首日都蠻荼毒征非得已所賴諸司共爲匡濟以期底定上兵伐謀可不戰而克則其所型范可知矣是故先擣凌霄之

險阻以殺其勢則盤蛇谷之捷也羈縻奢效忠使不爲彼
應援則縱觀營陣之摹也決成奠虜在目中及降第令質
妻子移寨已爾則七縱七擒之畧也冠帶其降會羅萬良
令部所屬同心嚮化愛養屬夷子姪教之社與演習聖諭
爲異時禮樂張本則仍會率收豪傑之智也招撫流移予
穀種牛隻俾安生業則撫新附之規也其猶表表者下諸
屬商確機宜要諸其當毋務彼我輒捷輒委勞將吏有以
病告輒賜札溫留不沒其勞苦則開誠布公之軌也故自
公經畧以來至今恬鋒臥鼓文告不煩西鄙晏然則是役
也蓋庶幾哉與武侯爭烈矣或曰鑊柱餘威今猶凜凜夫
臥龍惡容易譚余竊謂之不知言者彼其抱膝長吟所自

許不過管樂及觀其作用興復大義昭昭乎若揭日月而
行中天至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說者謂伊呂伯仲之間
其於管樂不溟滓然弟之哉夫其伯仲伊呂也溟滓然弟
管樂也譚之武侯之側則瞿然驚矣世苟以信耳目者信
心安見是役之不止伯仲武侯也與哉矧今聖明嘉與元輔
登閔三五公得效心膂翊贊其間又安見夫鴻功駿烈之
不溟滓然弟之也而直伯仲乎哉或曰夫道者所以明德
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明德尊道然後能內修七教外行三
至而與興明王之理是曾子所爲傳心印者也公豈其苗
裔耶所淵源遠矣余因表而出之以見公功烈之不偶云

論學書

答喬思儀

會省吾

邑人

承念別去未問身心大旨而自以工文詞爲章句末學知吾契之有意於本原也耶爲吾契一言孔門未嘗言心而所言無非身心之學後世之言心者何算而身心之學益離此何故力行少而講論多也故吾嘗言孔門以罕言爲行而今人以罕行爲言夫惟以罕行爲言故見文詞而不見身心遂舍本而求末而有志者又不察末之根於本故遂舉文詞與身心而胡越之皆非也卽如吾契諸作中有克己復禮一篇契之爲此文也直以所體認於心者而發之爲文乎抑姑以爲舉業而俳音比字以求工乎如由於體認則視聽言動間警策身心者何可勝數以警策身心者發而爲文乃祖宗設制科之意乃父師教子弟之心乃

學者焚膏繼晷之志而又何惡於文詞如其俳比以求工而徒以悅主司之目爲也無惑乎以爲章句末學而無與於身心矣抑何不舍文詞之末學而專務身心耶吾往考藍田一生爲首今試之乃在下等詰其故對曰自科舉後玩心程朱之學故舉業遂荒吾笑曰子必未玩心程朱如玩心程朱則舉業當進何更荒也夫程朱祖述孔孟者也使吾試子以楊朱墨翟之言則其荒宜矣今吾試以孔孟之言而云玩朱程之故荒則無乃緣子孫之故而頓忘其祖宗哉惟願吾契讀書以窮理窮理以養心養心以和行和行以敷文斯本末一貫之道而講論不與焉者也

王孺人若節墓碑文

何如寵人 桐城

翳無德而不報疇有本而不昌計翁雙峰先生歸窀穸有年矣予生平無芝翁晉接之懽餽問慇勤之雅乙亥春仲弟如彥應豐科計氏聘木鐸浩山中門下庠生計汝光所撰王孺人苦節傳請予墓碑文予挑燈悉閱始知王孺人乃天下真苦節烈女也年十七造雙峰之父瑚公未一年而瑚亡遺前妣所生二子長希哲卽雙峰翁也甫十二齡次希正方再歲皆不離於其裏似不足爲王羈也乃王孺人則秉性剛烈立志冰霜歷七十四載如一日也族有利其有者欲奪王志王剪髮佩刀以死自誓節亦奇矣尤可異者彭城進士王演疇等欲旌其節王引爲分固應爾死不受旌此卽偉男子未必有此卓識也幸其曾孫汝光念祖母幽貞徧懇國老鉅公如建邑金春元德範孔相國貞暹鄭冢宰三俊與本邑兵部郎劉日曦海豐宰計成久等皆撰有苦節王孺人之誌銘頌贊各肖其實而顯其節也予又何言

重脩橋井記

莊任春

余頃視彭澤邑事踰月輒辭去邑人杏垣翁言於予曰邑病於民者二願子少俟須臾爲民余曰何謂也翁曰邑城外十里許有橋曰楊家橋歲久崩廢每遇下秋水溢往往有渡而溺者城中二井不可汲居者抱甕出於江其無以禦城中火患爲也余矍然曰微長老言余安知其民之病也縱余欲行安得不爲邑人拯溺救災以負長老之言乎

即令趣蘓人徐廣者治橋耆民劉基等治井以邑吏劉述董治其事即皆如期而成余過謝杏垣翁曰使子治邑獨不聞邑人病是予長吏之罪也今行猶得以其請而利此邑人是長老之教也翁起謝予曰邑人病此久矣向言之邑令令不諾今言之子子舉不踰時費不擾民子善知長老與民之意者也余再三辭而去

教孝書

何懷邑人

嘗聞人窮反本其言多善因凶用益受之乃固今觀爾等徬徨迫切若有刺乎其中思求致孝於後而不可得者吾將益爾以終身之孝乎顧余涼德無足垂訓但自惟責望之意則無窮耳先意承志永言無違終身孝也會子曰烹

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家稱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父母既沒思其志意慎行其身不貽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易蠱之初九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惟其以意則凡男子之所有事孰非親意之所屬望而當承者乎吁孝之為道大矣爾輩誠思致孝於後慎無忘余今日之意也以上言孝在承志記曰人子將為善思遺父母命名必果將為不善思遺父母羞辱必不果常能如此兢兢業業惟恐一置其身於不善斯孝矣生事則為善養盡力死事則為善繼盡思大孝終身之慕要不出此是故古之君子一出言而不敢忘孝故不失言於人一舉足而不敢忘孝故不失足於人言

慎行修蓄害不至其極至於動天地垂世教庶幾無忝所
生而父母之意望始慰矣噫斯其百行之本歟若徒役志
細行生同犬馬之養死爲兒女之悲曾是足以爲孝乎世
之以是稱孝者多矣果能本百行以至堯舜否乎故思事
親不可以不脩身以上言脩身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兄弟若翁父母其順矣故孔門以孝弟爲仁之本而君子
務焉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天地以生物爲心故殺
禽伐木不以其時謂之非孝嗟夫物且尙然而況生同一
體者乎夫父母兄弟本同一體一有偏枯卽虧其體昔象
日殺舜爲事舜日親愛而富貴之此其所以盡事親之道
而瞽瞍底豫也苟自伐天和以傷父母之意顧規規求孝

於儀文之末而欲望其底豫也豈可得哉今人傷手足而
獨愛胸腹自謂全人可乎噫弗思甚也是故君子篤近舉
遠無弗愛且敬焉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以上言和兄弟詩云孝子不匱古人實孝根於心而哀痛之節自

然中禮是以顏色稱其情而威容稱其服思慮不違其親
今之背棄罔顧者固不暇論謹守之士或至忘實徇名惟
按陳跡以完三年之事喪事雖具悉爲虛文乃卽其跡之
近似居然自以爲孝止於是而更不復知有其他余竊耻
之嗚呼父母責望之意果止如是而已乎可以思矣可以
思矣以上言喪禮。上三事皆承志之孝昔曾子事親養志敬身全歸聖門
稱爲太賢舜遭人倫之變而親愛不失孝友傳於萬世是

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悅親之道端在於明善誠身孝而思立其則爾等其永言是之謂死事盡思而孝爲不匱矣爾雖不能尙冀企之

末引曾子大舜結之

春山記

何如彥

余客潛十年所山谷寺詩崖漱玉爲萬古奇觀每至其處醉如泥辛亥入彭澤與友人卽業大浩山中山攢峰環聳萬嶺層圍書屋在曲曲溪門峽窮谷盡後羅山前袍山東西南北山最高者一二知名餘皆不勝枚舉屋下卽溪流濶數尺長不知何來何去溪上鑿方塘水清沉綠淨若碧玉然余因額其屋曰碧玉山房諸友人列處一小齋中虛一堂軒卽俯芳塘石砌課講暇凭欄縱目天氣晴雨山雲

變換有會心者間出走溪上看寸魚出沒作小詩不必工兼以衝流積石小如圓珠大如片玉盪溪弄之盈兩袖莞爾而歸余性愛好香諸友人焚薰爐不絕愛好茗諸友人出箕山奇細者雜松蘿武夷汲溪水煮宜餅吸小磁甌無數夜來各燃燈書聲嚮應期余中堂講周易幾條命山餽小品佐白酒訂今古聖賢說人間俗話笑笑歌歌拱手就睡睡山空寂歷溪潺潺滿枕仙然有覺到五鼓窻雞靜唱諸友人又復先傳鐸吟哦向曉余從是鄉思浸滅世累都拋對詩書有玄解對友人不作常解別號解齋余自解其解友人亦多解之者課文除他期惟朔望五秬雞唱列席面面抽思竟日竟夜形神俱敗畢縱臥日三竿纔起起啜

茗進饅科頭呼童研墨展友人卷定眼一過疵處成行抹
削得賞心語鼓掌大叫極筆夾圈不存其字卷首末草批
如孟河枝山狀每會廢墨斤餘友人不惜也不恠也三月
朔二日天明氣爽春漸老矣余倦友人皆倦余遊友人皆
遊童子擔茗兩大壺挾陣沿溪上羅山西嶺麥綠菜黃杜
鵲紅於血四顧欲飛直下一坂曰案冲茅屋幾椽犬汪汪
吠其家村婦蒨粧山花插髻窺人羞掩余如見怪物焉相
視大笑再走十餘步高樹茂蔭下列石可坐盤桓半晌澗
水斜通取茗輪吸一甌諸友人曰是杏檀下乎余曰不敢
不敢前半里有豐樂寺幽僻可人往爲溪阻意殊悵悵先
是一友歸宅上取酒從間道東迎諸友人拉余轉小南穿

峽口出白楊山古木參差奇香襲衣裾相與憇跂向茶樹
摘穀雨微芽新苦絕口又行行而溪流幾道不能渡諸友
人拋石成橋折竹爲杖遂捱次扶出一碗石山下峭壁
奇殊陰林掩翳兩水分出一灘尤爲勝境取酒者果布榼
其間欣迎席地鳥如篁如笛如呼人勸盞余顧之則詩崖
漱玉婉在目前仍痛浮大白爛醉如泥沉沉不醒醒復吸
苦茗幾大甌渾身通泰不辨酒之妙茶之妙也時薄暮諸
友人春興旣濃交歡益甚中有數少年近計氏宅上者自
余來未嘗離左右友人周孟嘉顧余曰老師今日開赦否
余曰今不赦異日遊山水那得有好酒好茶因羣笑蜂起
取道言旋余輕歌後步信足游衍頃刻卽碧玉山房問之

則西去東來已環山五六里急挑燈啜白粥與友人話一日之興曰今夜宜早睡矣遂分去齋頭睡趣較熟至次晨猶迷迷蝴蝶中余訝曰讀書倦人乎文章倦人乎山水倦人乎因記山谷寺之醉而歸倦於酒焚香啜茗以誌之命春山記記者誰桐棕水何仲子如彥也

小孤山疏

王奉瑀 邑人

惟是髻石支天拳峰傲日舜畊禹鑿開來百二之雄周甸秦關漫侈三千之盛作吳山之鎖鑰千尋文筆冠西江扼楚水之咽喉萬里安流歸北極環琉璃萬頃之波瀏其清矣駐峨眉半輪之影越見皎如西連吳會馬牛非不及之風東望武昌鳥鵲有可依之月漢之廣矣江之永矣海門

雄關第一廬之高乎蠡之深乎東南巨浸無雙山形標海日林邊一望九江平樓勢出江烟窗中幾窺三楚盡振衣獨立彎弓可射扶桑奮臂狂呼長劍直倚天外何須乘赤豹從文狸舉頭即見長安豈必駕青鸞驟黃鶴躡足直登霄漢巉巉之石未論雞犬之求仙淵淵其淵正許鼉鼉之託息濤如白馬不羨廣陵之墟狀若金牛孰瞰神蛟之窟絕壁過雲開錦繡遙映彭郎踈松隔水奏笙簧肅將帝女步危梯而直上恍臨蓬島之宮轉曲徑以孤蹇似探會稽之穴誦延攬萬里之句應知原隰軫皇情咏紅葉片時之詩豈非神靈襄輔畫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鳥鵲驚呼夜色闌禪心江上一灣青草遯隱龍沙兩岫垂楊還遮

虎渡三山鹿鹿千里魚魚踈櫺宿霧嘗有騷人之吟朱拱
浮空時留嘉客之座祇以物換星移易至簷摧棟朽特修
短札仰乞崇臺一粒可供引清泉而自貢寸心可對儼皇
矣之在茲敢望特地乾坤正欲重新日月深逕吳花草會
殿春風懸岬晉薜蘿紛披秋雨塗分南北無地不任萍踪
川合東西到處隨瞻節使衆共圖之福有歸矣

祭小孤神文

文德翼

玄音斯響道蘊莫詮挹茲水風之交具彼江山之秀恭惟
孤山夫人濯靈萬里壁立千尋結雒神以引觴召宓妃而
鼓瑟旂回赤曜車迓豐隆功峻浩巖光灑蠡渚前某敬共
朝命薄言宵征筆墨漸踈不遑登覽衣冠未肅并缺仰瞻

舟徑遡三十里而遙風大作十一日而迅遂羈彭邑爰冀
神慈媿怒未平尤情如殢寧曰行止由人更信禍福皆馬
牽帆溽渚蓼未溪紅解佩淮陰蒲已江綠忽聞廟社震擾
披髮號天擲見道路縱橫剖肝塗地捐生一旦且復誰知
緩掉八旬式惟神惠勢已至此豈君子之忘君情將如何
或小人之有母蓋聞淮西宰相坐擁虎熊江左夷吾起圖
龍馬某方沂中流而擊楫神庶呼江漢以朝宗敬捐鄙忱
尙達靈貺

請移湖口關疏

劉堂 邑人

爲請移湖關仍歸九江以廣

皇仁事竊惟古者立關重門擊柝以禦暴客所以衛民生也

厥后徵稅以充內帑亦國計民生兩全之道也從未有設關之險如湖口關者伏惟我

皇上陳之湖口乃江西九江府之屬縣也江西九江府之有關額稅九萬九千八百餘兩其來已久康熙二十年監督哈山等因逆藩變後軍需緊急請關湖口地方於舊額稅外歲增至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兩又銅觔水腳銀一萬餘兩但關在九江府左則有龍開河官牌夾右則有老鸛塘白水港四時水流不息往來商人停舟納稅雖有風浪不驚自移關湖口當江漢鄱湖匯流之衝左右鍾山巉巖峭壁插入江心西北風起奔濤怒浪所泊商船遭漂沒而及溺者不可勝紀康熙三十九年左

都御史王澤宏有題請仍歸九江之疏督臣阿山查覆格於部議康熙五十七年江西巡撫白潢親抵湖關相度形勢僱募民夫擇於武曲港濬塘築堤泊舟收稅意亦甚美商人懷之近年來願

朝廷洪福江湖安瀾而漂溺者頗少然武曲港地土高亢易于淤塞夏秋水漲可以泊船自冬徂春水涸不能泊船往來商艘全泊大江之濱慄慄危懼有時風雨相遭生死呼吸能保其不漂沒而及溺乎聞之天地之大德曰好生我

皇上視民如傷御極以來而四方兆姓望

新恩者正復靡涯今請移仍歸九江實從有益生民起見懇

勅下江西巡撫將九江湖口兩處設關之地逐一親為勘驗孰險孰平明白回奏應否移關出自

聖裁再有請者或慮關移而稅必減現今關差歸併巡撫倘關移歸九江照舊收稅其由鄱湖往來鹽商木客該撫酌量如何補足額稅議覆遵行既無虧稅之慮又無漂溺之虞一轉移間戴

皇仁於億萬斯年矣臣江西九江府彭澤縣人也家與湖口

毗連故將所知昌瀆伏乞

恩賜全覽施行

何鳴峰原任政蹟紀畧

梅廷對南城人

聞之學問裕經濟之原文章為載道之器傳古今而不朽

者惟文耳德功暨言金稱三立昔韓魏公居政府德量材猷俱擅奇絕而或謂其少文章即公亦恒推美於歐陽永叔以為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知非偶然而已何君鳴翁彭之文人也少負軼才有志畧胸次灑然渾忘勢利不苟徇流俗而學識疏通猷為鍊達肆應咸宜洵堪肩鉅遠理繁劇而有餘逮溯其家學淵源科名絡繹自明初遷彭傳今計十餘世遠光彌耀知培育薰陶者舊矣癸卯

恩科與余子姪同邀鄉薦 先生旋掇南宮

特試兩殿詩文中選閣部交薦擬拔庶常讀書秘院緣省親念切辭歸需次詮曹初掣閩之松溪缺引

見嘉其摺奏

特調浙之餘杭令甫下車化導整齊風清弊絕剔釐鹺引則
梟販潛踪肇廣蓄儲則常平利溥靖萑苻而洋案戢抗河
議而部件銷逐短髯之流而申商獨掌冰鐵神欽嚴吳山
之禁而黍谷回春曠豁日他如清積逋杜官產一切興
利除害撫字催科之宜民匪繭絲而保障也而最足錄者
惟禁宕一舉尤稱陰行之善先是浙寧潮患海塘例開有
梟匪引類勢盛烏合假欽工名色盤踞吳山鑿宕擾民民
禦之失宜角訟幾于重典苛論者將興大獄 先生獨以
息事寧民爲己任擘畫周詳刻期勘訊直如弄丸解難不
崇朝而結旋見梟徒遠遁河翁而事例亦停咸奇之疑有
神助因號神君焉邑士民圖報無出胥錄斗篆堂奉長生

祿位主尸祝於圓修佛寺仍刊原詳美功德勒諸貞珉以
垂永久客有自杭來者遇老民述之甚悉并出碑摹以示
余愛慕而心儀者久之俄遷教信州毫不芥蒂欣然樂就
講學談經廸士三載報小成矣旋經服闋補盱眙鐸十有
六年才德文行雅鍊精密益歸醇古迄今擬蘓湖範焉范
文正公嘗語人曰某生平學問得力於教授江寧之日爲
多今讀其上晏元獻一書熙寧相業經略中外悉肇於此
先生以卓犖不羈之才未獲大展迨披覽舊治圖畫繼觀
盱郡士子歌美作人表揚盡致知學問經藝均堪金玉殆
不可僅以文名也邇以俸滿保送洛部引

見將兆遇合矣郡人士擁道攀留歌詩祖餞余亦贅叙所知

以爲發跡鱸堂者志勸

復彭澤柳州啟

袁學謨 邑人

蓋聞竇桂齊聲共羨燕山之盛王槐發跡競傳江左之芳
惟理根植之也深斯形色踐之也實心田培植粟母殘方
寸名區膏澤潤桑麻勿損千秋勝蹟無何斬彭澤之柳事
類烹琴何異伐星渚之榆慘同煮鶴幸爾前徽未歇頽踵
事以增華天道好還復樹滋以養德如我邑侯李明府者
世家奕葉合抱擎天爲棟爲梁渡天津而駕析木是柱是
礎探月窟以躡天根保全名邑甘棠復挿官橋嫩柳雙龍
頓地上分開兩道金堤一帶繞城西滋潤源頭活水君子
平其政不妨萬柳爲庄仆木幸逢春望見先生之宅繡河

陽之異草潘黃門擅花縣之名濯蜀水之芙蓉諸葛君標
錦城之號而且種松百里俾行人蔭樾前賴蘓公植竹干
竿慶枯葉重生猶思寇相翩翩陶令奕奕李侯今古同原
後先輝映勸農寓課士警荒怠而策精勤教稼以明倫培
嘉禾而芟根莠境無不闢之土書無不墾之田柳洲不自
棄於官前哲難埋沒于地去羊去禮羊在則愛禮情深樹
木樹人人存忍大木斯拔是宜衆擎易舉不致一木難支
樹列千行毋庸斧斤入伐堤成兩岸不使牛羊下來柳眼
初開波漾方湖秋水柳眉乍展艷堆孤阜晴雲風颭叢深
柳浪亦堪鼓棹月窺腰細柳絲偏惹嘶驄折柳贈行旌漫
唱驪歌別調隨柳索詩句竚聽鶯舌初圓倚杖柴門是處

蟬聲發響繫船磯畔猶見漁火搖紅偶點烏鴉金線紮佳人之髻或藏鸚鵡染絲紉公子之衣衆竭葵心厚叨柳汁柳亦何礙于人也而必欲去之人亦何期于柳也而必欲與之栽者為培剝極斯復勿剪勿伐億萬年沐召伯之風是藝是樹千百世留陶公之澤黃童白叟歡呼仁人君子樂助工資泉湧堤柳依然歸魯汶陰不失廬山真面目新豐雞犬仍知沛上舊人家公啟

正議大夫歐陽秀公墓碑誌

歐陽堪善

堪善從江右之龍南而遷於粵東蓋已數十世系出文莊公文莊泰和之支祖也為琮公嫡裔琮與兄璟同出于率更公詢璟之後獨蕃於江州之彭澤善自拜膺

簡命由史館而擢為侍御僑居輦下每文武會闈吾族以計

偕來京師者必卜期宴集敦睦宗誼雖各支派靡不原原

本本絲牽繩貫已乙丑夏公之耳孫李其文后維皇宗時

田師思訓左襄東廷諸君宴會之餘手出一緘示余曰此

予遷彭之三世祖也自宋祥符葬本邑十二都走馬坂神

墩沿及元末遭偽漢之變吾祖塚逼近通衢而古碣殘篆

遂蕩焉無存今族之父老誠不忍其狐眠鼠穴華表莫尋

也因謀所以甃砌而重新之請一言以垂永久予曰唯唯

夫何辭第余於公從玄也以子姓而闡祖宗何容一詞誕

諛於其間乎邈公之祖曰敷璟公之十三世孫也仕周太

祖累官至左丞相以年老乞休后因兵爭揭家而南駐彭

澤縣筠塘壠感疾而終遂卜葬其地迄今里人咸呼丞相墓云父曰曄宋建隆間除天雄節度使陞金紫光祿大夫卒奉柩葬父側公以景德鄉魁為正議大夫龍圖閣侍判開封府尹儀同三司廉使御製賜文臣誥七條計自璟公傳十五世至公代膺顯秩立殊勲嗚呼亦盛矣子奕天禧間任江州守卒葬于九華化成寺后孫七長曰宇次宙次寬次容次安次定次宥皆以仕顯厥后子孫析居七庄今世稱七庄歐陽焉宋南渡迄元賢達輩出不及殫述至明則聯婚宗室者有人冠冕江右者有人名題北苑者有人或以醇謹高處士之稱或以廉惠標循吏之頌或以勇烈成義士之名或以忠諫來清君子之號俎豆鄉賢累世不

絕紀之國史載之邑乘班班可考矣沿及我

朝尤多蔚起士林之秀布滿膠庠文武科第明經俊選之盛甲於江州夫自古華閥顯胄所在多有乃不再傳而遂隕厥緒甚至公侯之後降為皂隸者有之我公繩其祖武佑啟後人由宋迄今經九百餘歲而子姓益蕃族黨益大簪纓益熾謂非作求世德發祥遠而垂澤長哉茲者族之父兄子弟輩不忘所自鳩工鐫石美揚先烈誠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異日者馬鬣有封勅書下詔螭啣龜負照耀山川是又在肖子賢孫光而大之用展孝思于不匱云爾是為誌

栢園先生傳

熊暉吉

丁栢園先生者明開府忠諫公湛五世孫自得公長子也公諱應樹字恒青家世簪纓門餘諫草爲彭邑望族公以時值鼎革流離播遷之際未竟所學然天性孝友年十二喪母母以痰疾終沒身愁聞痰咳聲家貧躬自操作奉自得公暨繼母何曲盡孝養年十八自得公卒殯葬不畱餘力至出對鄉人弟子輩必正衣冠人恒望而生敬焉伯筠阿先生年七十艱嗣息告廟以公爲嗣筠阿先生者明經宿儒書法古文爲時引重筠阿公沒嗣伯母計方嚴有禮法繼母何猶在堂公兩帟周旋謹事數十餘年備極歡娛卒無間言筠阿公所遺貲產分給弟姪不少私計何俱壽以八十六先後終喪葬盡厚公年已六十哭盡哀幾至喪明弟應乘乏嗣公以次子特繼之雖續乘後實承自得公祀也公性慈而智少曾遊賈與舟人合本泊吉水鎮舟人利其貲將加害夜以囊箱沉河詐失賊公察其奸呼衆登舟搜獲所沉物并得舟人銀五百金時觀者將執操舟者以盜論公力爲辨白還其銀取原銀而返其人耻歸鄉里常與人言曰予以一念之差獲罪丁君今日餘年皆丁君所賜也有何面目歸鄉里哉遂去不知所終公之盛德如此至於居鄉淳厚周恤姻親隆師課子種種美德不勝殫述晚歲當事請登賓筵錫之冠帶三子皆能文章春與特暨逢俱補弟子員又先君師鐸彭澤時所手拔士余故知之特悉爰立傳云

中山先生傳

歐陽正亨

中山先生者吾不知其爲何許人也而其名其號公卿器之士大夫識之遷客騷人過而賦之劇至深山窮谷婦人小子莫不知爲中山先生也或曰不得其上祇得其中先生爲中人才故以中名或又曰權輕重大小間執一中以鳴於世故以中名之之二說者皆非也惟橫渠先儒有言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中處斯得先生要領矣先生世居龍城宅水中央天地其遽廬也造化其鍾鑪也陰陽其逆旅也日月其明照也雷霆其吹噓也風雨烟霞其膏沃而醉飽也乾父坤母內吾惡乎測先生中處之由來哉故當其未與物接也淵乎其居也溱乎其清也無解乎五

藏無擢乎聰明無事乎卓鷲無拘乎鬻卷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振襟危坐可以永日挺身獨立可以長年激濁揚清可以挽旣倒之狂瀾蒼顏古貌可以作廟堂之柱石其中處之蘊有如此者汨乎憤氣薄雲雄心控日吸西江之水吞彭蠡之烟補楚吳之缺障東南之墟直將蹴崑崙西倒蹋秦華東傾平滌海宇恢惟宇宙其中處之用又有如此者雖然先生之體用立矣如今之世競以文取士或者先生其有短於斯乎而先生則又否否如重林如邃谷其文則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其文則潔淨也如羊腸如鳥道其文則曲折也涵六合而端倪絕其文則抑鬱頓挫也波濤湧而魚龍張其文則浩瀚詭恠也烟霧舒而雲霞

布風霆流而雨雹集其文則動蕩而變化神聚而冥會也
嗚呼如先生者吾烏乎測其中處之盛哉余嘗航左里棹
西湖見有大孤先生者見有孤嶼先生者酷似中山先生
狀然獨立而不聳百折而若回其與於先生也有幾異日
者天子親策下問輶車採風余其舉中山先生以對是爲
傳

泮池銘

胡海

人心有理如池注水水洩於天清而不滓漑植斯生滌垢
斯洗弗脩乃淤匪甃斯圯修之甃之迺澄迺漪其璧而半
亦規亦矩其橋而中非禮勿履

節孝婦畢門朱氏碑銘

劉進

節孝與忠義並重益非是無以彰天地之正氣建千古之
綱常也特是忠臣義士類皆讀書談道者之所爲誦法乎
聖賢講求于師友以此揚盛烈著芳聲固其所也若夫生
長深閨目不覩詩書之訓耳未聞藥石之規卒能誓死靡
他不欺其志是女也而有士行其情良苦其事良難斯固
節烈中所不可無而又巾幗中所不易有者也余恭膺
命作宰是邦下車時卽以扶植綱常爲事更以表揚貞淑
爲先夫閨門乃王化之原節孝係百行之首根本所在匪
細故也因再四確訪冀得一貞烈而賢能者風示一邑久
之卒不數數覩逾年聞有畢門朱氏者善事高堂克相夫
子不數歲而鸞分鏡破氏之孝養舅姑不異夫存之日且

撫其襁抱弱息雖零仳孤苦訓以義方諸凡所謂茹蘗飲
冰畫荻和尢者靡所不至余固默識于心又恐名浮其實
今年秋邑之紳士耆老果以氏之苦節懿行聯名額請批
閱呈詞卽余向之所確聞者其間不爽毫髮于是而益信
實至者名自歸公道之在人心誠不可沒也氏子增紹痛
母深恩莫報願余一言勒碑以垂百世此亦足以徵其孝
思之所在也夫上有節母斯下有孝子節以啟孝孝以彰
節非天道好還無往不復者乎余因嘉其志而哀其請爰
附一言以誌不朽

梅谷先生墓誌銘

汪由敦

君諱學謨字迺來號梅谷姓袁氏其先河南人徙江西

之彭澤君少貧好讀書躬負鋤弗輟也閱數年淹貫六
經入試垂三十年以康熙甲午舉於鄉又十年不第雍正
二年甲辰

天子方開八紘之網以羅天下士秋八月禮闈榜發復

命有司搜薦卷若干卷咸

賜進士而君衰然爲續榜首當是時君年五十有六矣後四
年始宰山西之石樓石樓孱邑也歲且游饑積逋四萬
君招集流亡給牛種使畋其田數年而歲稔逋完民乃
一榻徙知汾陽至署書其柱以冰心鉄面自矢吏民憚
服三年課最除雲南安寧州知州及

引見改浙江處州府同知括蒼處萬山中郡丞故閒曹至者

率以不得展布愈自諉事官舍日就圯至或僦僧寮以居君慨然曰命吏自處當如是乎出養廉五百金葺之觀瞻以肅其於官事不苟類如此歷署寧波金華温州三郡篆兼攝湖州安吉州事民皆便之其在温州也購得君子山爲義塚瘞骨數千至他郡邑亦然其仁及死者若是上官皆爲之改容益得行其志前後紀大功五克浙闈同考官三戊午後屢引年告致不獲以乾隆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卒于官年七十有三君自宰石樓歷官十三年所至有聲獨思君以瑰奇之材困抑數十年晚乃稍出爲世用而已老且死此知君者所爲深惜然士之蚤達而不獲爲世用者又豈少哉如君固未爲不遇也君生平喜爲文詞所至尤喜爲諸生論文著有君易堂集浙中新集二集當自鏤板藏于家祖某父勲元皆不仕後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兄學典弟學訓俱早逝君爲撫孤存祀始終無間言娶汪氏女生男子二人長曰大中候補光祿寺署正次日大正國學生簡選四川以知縣用女子三人俱遼士族孫男六人孫女三人乾隆年月日其子將塋君來請銘予與君同年友也其不可辭銘曰嗚呼梅谷早窆晚達其窆不蹶其達不訕其聞不涿予銘不滅

劉忠烈墓誌銘

何炳奎

公諱鎮寶字楚善號恕齋世爲彭澤邑郭人魯祖處
士根漢有隱德王父傳爲名諸生以子貴贈如其官
父堂官至給事中嘗建言

世宗朝公生有異稟素以忠貞自矢少讀書數行竝下年廿
六舉庚子鄉試屢上春官不第給諫効力軍塞公隨
焉遂詣軍政既歸試中翰

世宗召見問其父堂事公 奏對悉稱

旨

上謂鎮寶明白精采可試以知縣
命撫臣朱綱雲南用之

廷諭鎮寶曰州縣難母因循汝其往宜乃力公拜
 命旋請假省親報可後請終養給諫固止之曰盡忠即
 所以盡孝也居二年公揮涕乃行雍正七年抵滇是
 時相國少保鄂公總制滇黔廉公才委以鎮雄文墾
 期月報寢鄂公薦於

朝授烏蒙府通判分駐大關鎮大關距郡頗遠事兼守
 令公撫循苗疆勤慎有灋不二年而邊政肅清建城
 設堡滇人頌焉八年秋逆蠻寇烏蒙太守告病在省
 公報城工領帑給夫匠亦在省聞變鄂公知公有邊
 才使馳烏蒙調度公星夜馳數百里兼程抵郡比至
 城下賊氛大熾招撫諭導皆不聽遂冒矢石入城與

都司贈遊擊劉公崑守脩贈都僉馬公秉掄知縣贈
 僉事賈公枝大等悉力禦賊崑等陣亡公奮不顧身
 率家僕劉申陳紹與賊巷戰振臂一呼殺賊無算既
 而羣賊蜂擁僕從俱陷公四顧無人毫無懼色至力
 盡猶罵賊不絕口遂遇害
 大兵平烏蒙總戎哈公元生叅將韓公勳求公收櫬公
 兄鎮元僕龔恆獲公屍於烏蒙城之北隅已暴露數
 十晝夜箭創如雨面如生事聞

天子追悼贈雲南按察使司僉事遣官賚

誥致祭

賜全葬帑金百兩卹百五十兩 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

家十一年崇祀忠義祠有司稽故事合祀鄉賢禮也
 公生於康熙乙亥十月初十至雍正庚戌八月七日
 殉難春秋三十六後二十七年炳奎令彭澤會郡
 伯董公檄修邑乘訪公墓不得始謀葬公於邑東門
 外之禮塋根漢處士墓右如典禮是為
 今上乾隆丙子六月晦日將葬孤子鴻預請銘炳奎以公
 為

國家死事之臣法宜銘考公世系又知給諫公與先外
 祖鄭公駟同門舉丁丑進士義不敢辭乃列其狀而
 系以銘公配宜人汪氏系出同邑舉人汪君遇女有
 賢德子即鴻預難廕生娶原任新喻教諭汪鑑淑女

女二長適湖口縣庠生汪聖觀次適本邑監生汪鑑
 沅孫男誠娶監生畢增純女孫女三長適同邑高瞻
 斗餘俱幼銘曰

維公之生得氣之剛磊磊胸腹節義文章

聖主知人昇以邊疆厥俗寢變厥民寢良迺彼蒙詔覺起魚
 腸公違父安賊狂跳梁始奮厥武賊無敢倡妖氛
 四集公乃陣亡古也有之常山睢陽維茲有公
 庶幾頡頏孝以忠顯名以沒光一夕千秋孰短孰長

聖主其人長以譽顯風谷寔變風月寔見賦於崇喆豐賦魚

錄 公之主人於文四語語韻與韻美文章

半籍財也發曰

武冠異端變盟主畢賦錄文冠文三其戲同品高詭

文二其戲賦口殊半主玉聖購心戲本島盟主其詭

彭澤縣志卷之十三

署彭澤縣事梅州吳會川

全輯

知彭澤縣事平江何炳奎

詩錄

詩稱三百篇尚矣婉而諷正而葩溫柔敦厚有開
千百代含毫儷韻之宗後世河梁餞別僅尚悽清
栢梁賡和徒誇藻績餘雖石韞山暉終濫觴而不
可紀極求其高情逸致節奏天然惟陶彭澤得三
百篇遺韻焉唐宋以後名人雅詠美不勝收如涪
翁手篆書巖東坡和陶諸什以及虞揭所在留題
皆堪採錄若夫混妍蚩以成體累良質而為瑕余

輦雖隸分司亦不能爲風雅家造綺語業也我
朝振興文治館課兼試詩賦務期質而有文約而有
章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追陶
公之清韵以遠紹夫三百焉庶不爲後人抑揄唾
棄云爰志詩錄

勸農

晉 陶淵明

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旣萌資待
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哲人伊何時爲后稷贍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旣躬耕禹亦
稼穡遠若周典八政始食

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士女趨時

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

氣節易過和澤難久冀缺攜儷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
墮畝矧伊衆庶曳裾拱手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擔石不儲饑寒
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
高軌敢不歛衽敬讚德美

題彭澤廬明府新樓

唐 張 祐

碧落新樓迥清池古樹間先賢盡爲宰空看縣南山

過彭澤

宋 王十朋

萬里歸舟巨浪間只將青眼對青山青山好處惟彭澤出

岫雲歸倦鳥還

彭澤阻風

明劉基

風急雲飛江倒流，請君聊且駐蘭舟。
浪翻彭蠡蛟螭橫，雲壓匡廬虎豹幽。
懷古漫尋元亮菊，望鄉空倚仲宣樓。
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迴腸九萬過。
嘯侶山棲憐野鹿，伴人水宿感沙鷗。
中元都府神官會，上界星辰積氣浮。
地軸西南連少昊，天關東北鎮陽侯。
兩峰對擁青螺髻，孤月初生白玉鈎。
龍甲冷欺獰蜃市，蚌胎光奪睡龍眸。
春撞急杵濤驚枕，滴瀝真珠霰灑裯。
松樹掛崖眠復起，老藤牽石墜還留。
宮商調合靈鐘夕，鉦鐸陵高峭壁秋。
繡被焚香寒悄悄，金環扣瑟夜悠悠。
竹枝寫恨傳巴女，木客長吟答楚囚。
不寐

殘缸猶閃爍，動情鳴櫓數啞嘔。
蒼梧鳳逐重華去，赤水珠無剛象求。
大宅高門荒町畦，頽垣敗冢鬪鴟鷂。
塵埃漠漠城笳怨，蘆荻蕭蕭戍鼓愁。
鬼火碧穿燈火出，狼烟黃入燒烟道。
紫芝可茹林多蟒，紅鯉堪罾澤有虬。
萬國鋤犁俱倒戟，八陵松柏讓戈矛。
哀哀野哭乾坤慘，踽踽途行面目醜。
永憶盧敖翔汗漫，願隨慧遠學清瑤。
臺青鳥歸何處宮闈琪華爛，莫收滄海未容精衛塞蓬萊。
定許傴僂遊故園，梅葦相將發倚賴。
春陽慰白頭

過彭澤

周叙

我行過彭澤，吊古心悠然。
寥寥千載上，相繼惟二賢。
陶公昔佩印，八旬賦歸田。
易姓不復仕，甲子以紀年。
狄公在當

彭澤縣志 卷之三
時忤旨來左遷一朝復唐祚忠義白日懸二賢去世遠光
價照簡編豈無繼承者胡乃寂不傳吁嗟世之人才行直
難全題詩懷獨事業當勉旃

過彭澤

解縉

青山園一縣隱隱見人家亂石邊江出孤帆帶日斜翠添
官舍柳香泛驛樓花不見陶彭澤湓城起暮鴉

過彭澤

胡子祺

山郭蕭條楚水濱數家茅屋自爲隣梁公祠下斜陽暮陶
令門前五柳春當日賦歸非爲酒此時懷古益沾巾千年
惟有柴桑月曾照羲皇以上人

湖口登舟望見彭澤志喜

曾省吾

樓船東指海門灣遙望龍城控楚關浴日長波原九派擎
天砥柱有孤山風雲自護朝宗地民物猶存漢晉間二百
餘年經故國可勝翹首一開顏

將出彭澤感懷寄任昆州葉江州二別駕兼示族人

憶昔邁天造真人起濠梁長鯨蕩彭蠡西征越潯陽我祖
從飛龍分隸忠武王江漢一以清移根託郢邦去日旣已
遠世懷梓與桑不圖荷休明陪京總臺章于焉棹洪波因
之覽舊疆舊疆佳山水古墓何淒涼幸有賢主人署邑仁
風揚貞心貫金石幽泉睹三光相逢吳中彥意氣殊激昂
詠歌出德聲此誼安可忘借問我宗族此來何所當人心
倘不滅修先慎烝嘗

送於掌故幸彭澤

湯顯祖

香爐晴色映江關，鹿洞花深講席間。
望氣可能逢令尹，折腰須是向人間。
經知彭澤天多水，坐厭平昌月滿山。
向後登高一壺酒，不知叢菊幾團斑。

宿彭澤

沈起

帆影收南岬，江聲斷不流。
秋高彭蠡澤，雁下荻蘆洲。
一水天無際，千山月上頭。
墟烟人語雜，鄉思倍悠悠。

經彭澤

吳甘來

亦有東籬菊，何人尙隱居。
夕陽催進艇，殘夜擬焚魚。
物變看多異，名高謫未除。
懷歸無長物，猶有一牀書。

過彭澤

何寬

壯矣古名邑，南依江水濱。
一峰界吳楚，萬頃濯星辰。
城掛層阿日，山圍老樹春。
褰裳聊問俗，陶狄是何人。

彭澤雨泊有懷陶公

王士禎

陶公令彭澤，柴桑一舍耳。
猶對匡廬山，共飲西江水。
一朝悟昨非，扁舟歸栗里。
笑指故山雲，吾心正如此。
我來彭澤縣，秫田沒沙嘴。
急雨送寒潮，三嘆顏延詠。

舟中望彭澤縣

調浪陶沙

國朝李漁

無寺有鐘鳴，巒嶼層層白。
雲偏向翠中生，百道澗泉流不歇。
直接江聲，彷彿見山城。
又只星星掛冠彭澤，舊知名吏隱，此中如避世，何不畱行。

臙脂夾阻風

李紱

五日南風吹獵獵怒帆疾走臙脂夾小姑遙望青髻螺一
夕回風故相狎浪頭如屋高崔嵬橫江大艚不敢開野成
蕭條兩茅屋波濤徹夜喧晴雷渺渺彭郎問鄉里霧閣雲
窓晝相倚已取宮亭作妝鑑却洗殘紅漲江水好山寨外
誇燕支景陽宮井埋妖姿山川名字亦何有靈風閃颯空
然疑平生縱跡江湖遍帆檣轉眼如飛電此中却憶廿年
遊今日翻為三宿戀披衣起看朝陽紅兩厓醉靨春融融
回頭一笑失彭澤長江萬里磨青銅

去彭澤

劉進

檢點扁舟緩整裝去來何必論行藏莫將世態為交態應
識官場是戲場彭蠡江頭春未老長安道上日初長無錢

令尹君知否倒篋惟餘翰墨香

通邑贈有詩
集名懷清錄

彭澤懷古

陳夢麟

山圍江上幾千家天衛金城壯虎牙照獄自存唐日月烘
籬猶是晉烟霞數朝市變無歸鶴萬古春深有落花名繼
前賢方不朽滿城簫鼓枉繁華

之任上高留別邑紳士

華西植

龍城森秀鬱蒼烟天矯凌空氣接天到處樓臺依翠壁千
家竹樹遶流泉民風淳朴衣冠古吏隱優游案牘閒江上
最憐雲物好小姑鬟佩正清妍

寒梅衝雪到江頭金井雙梧欲報秋彈指半年成浪迹虛
糜五斗愧前修梁公祠下風雲壯元亮門前松菊幽僕僕

車塵又南去驪歌聲裡一遲留

過馬當

唐徐凝

風波隱隱石蒼蒼送客靈鴉拂去檣三月盡頭雲葉秀小
姑新着好衣裳

馬當大風

明劉鐸

倒峽羣龍鬪騰空萬馬嘶江神遣巨浪索我笈中詩

馬當山

李常

一石巍巍山盡頭截然中斷枕江流帝都南望纔千里萬
國朝宗此挽舟

馬當

王原

山險有太行水險有呂梁戒心天隨銘兼之惟馬當江外

苞干山銜尾鞭羣羊茲山大如馬信足趨沈洋江深多洄
洑激迅起且僵三洲殺其勢避走猶羊腸無風阻牽挽風
健虞披猖深涉儻為亂歛仄須周防今朝風色正掛席何
堂堂擊汰恣流覽緩轡行康莊古諺詫神助語或非荒唐

馬當帆影

國朝劉曉

今古稱奇險山川迥不同落霞成絕調秋水更無窮別境
江流外餘音夜月中從來天下事只在一帆風

舟過馬當

袁學謨

扁舟夜靜浪聲稀漁火層層湛露晞輾轉寒衾思魏闕溯
洄流水上京畿觀潮已放孤山棹履險曾經馬當磯賴有
一天明月曉小星徐傍紫微飛

夢澤集卷之三
仰望天高北極輝慶雲見出數峰巍心懸紫閣聞雞起夢
冷孤舟帶月歸漫道子安由馬當何庸太白怨牛磯雲山
萬疊休言遠一日風帆去似飛

舟泊馬當追懷王子安

桐山張香

推蓬遙見馬當青水態雲容客思醒愛壬祗今誰地主憐
才終古讓山靈半帆我亦來南浦一序君偏動廣廷幾誦
殘霞孤鷺句烟波渺渺怨飄零

馬當

張京萃

峰巒如組舞奇峭時江天老鶴巢危磴輕鷗逐渡船水瀾
帆影疾波漏柁知權願借神風助長吟秋水篇

小孤山

後梁釋定法高麗人

迴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巖根恒灑浪樹杪正搖風偃流
還漬影侵霞更上紅獨拔羣峰外孤立白雲中

小孤山

宋蔡齊

危峰屹立長江上勢折華胥限百蠻鰲背孤撐青玉柱斗
杓斜插翠雲鬟月生西海初三夜潮到東吳第一關安得
扁舟多載酒放歌擊棹浪花間

小孤山

劉敞

礪波觸南崖反怒射北壁蒼山與相排所謂小孤石蟠根
萬仞淵聳角百丈碧祠堂豁精嚴行旅進粉澤或云婦女
神盼蠻頗有格吾知定名意似欲旌介特流俗失其真傳
聞莫開釋居人私其利禍福妄損益競爲媚如說以誣聰

彭澤縣志 卷之三
明德先王撫山川禮典有廟食奈何媚於竈屈已忘正直
吾欲爲小孤作書解行客復恐不見從嗟哉世多惑

過小孤

元楊載

日落霞明錦浪翻崖傾壁峭白雲開乾坤上下推孤柱吳
蜀東南壯此關神物夜移風動地仙舟曉渡月漫山回瞻
絕嶺登臨處空翠溟濛杳靄間

小孤山

王廓

江上青山一劍孤氣虹夜貫斗牛墟寒藤古祠神所居謾
說彭郎近小姑俚語不經聽者愚舉世孰與明其誣山下
長江通蜀吳飛廉怒鎖千舳艫乾坤變色慘不舒楫摧纜
絕愁萬夫初疑破虜遇老狐又訝伏波留賈胡陽侯負弩

雄前驅沔陽擊鼓嚴後車六鰲掣杓軒蓬壺八駿按轡鞭
龍魚神靈怪駭千萬殊縱有健筆難窮書一官長沙賦歸
歟三年臥病南陽廬故交新貴一字無扁舟夢膾松江鱸
行或使之不可虞呼童取酒聊自娛短歌激烈檣樵漁掀
髯一笑誰和予隣商去任依祝巫盤餐拜祠檣上烏百千
之利衆所趨浪走不待晨雞呼進銳退速中乘除未要冒
險爭前途江山正自不我踈我亦樂與江山俱安得匹素
百尺餘他年寫我東遊圖

小孤山

歐陽應雨

小孤正在水中央薜荔爲衣蘭佩香翡翠奮翼青霞光宛
其螭首蛾眉長紫金芙蓉出綠波白玉鏡臺開青螺涉江

浩蕩興無極臨風窈窕揚清歌大姑阿姨寄傳語相望烟
波奈何許日暖江南滿白蘋金釵徧地清風起

小孤山

明李東陽

山當極浦峰全峻江到寒磯勢却迴獨立木門風不斷片
帆揮手謝高臺

小孤山

黃翰

長江東去浪如奔消長無窮信有源山闢兩門行日月天
留一柱鎮乾坤氣凌鴻鵠遙知避影落魚龍莫敢吞相對
彭郎青不改千秋萬古自黃昏

小孤山

金文

大江遙自岷山來東注寧知幾千里孤山屹立江之濱秀

壓羣峯插天起長江風浪無時無古今人愛孤山孤風帆
浪楫日來往不假丹青直畫圖

小孤山

王三陽

一拳獨插蘆花津鑿斷崑崙半未真萬里雲根分海若干
年香火揖江神崖亭屈曲看都水石骨登題到舊人峯小
若從評品格巉巖勁節一孤臣

小孤山

蔣如奇

長帆上下任西東天籟吹濤笑語中小燕凌空還貼水輕
豚舞浪亦迎風俄隨飛翠千峯度剩有撐江一柱雄相望
曲池追栗里秫田高韵許誰同

登小孤山

王守仁

彭澤縣志 卷之三
看盡東南百二峰小孤江上是真龍攀龍我欲乘風去高躡層霄絕世踪

小孤山

朱永

征蠻奏凱趨朝日秋晚芙蓉正著花一點峰巒直可畫九江烟水浩無涯然犀欲照鮫人室看菊還尋處士家織女宮墻銀漢近海門東北是京華

小孤山

周禮嘉

高閣千尋俯碧流插天孤柱海門秋柳疎共識陶潛徑沙靜初維范蠡舟躡蹬昔年猶稚子登高今日愧交遊不堪重拭風塵眼但摘黃花醉滿頭

小孤山

丁孕乾

海氣隨潮至蒼茫萬物秋身安清磬外世與白雲浮草木存天性鷹鷂獲野謀攀援自不到山徑在孤舟

小孤山

左懋第

山骨能勝水屹然莫敢爭莫之匡蠡外門戶撐神京神物張靈吻邪者魄魂驚雲氣護石老天風激水清把劍徬徨立揮之斷長鯨

小孤山

劉覽元

只此一塊石無端生異姿清多必是瘦峭極自然奇江氣爲雲易峰晴與月宜高深知不盡孤潔正吾師

小孤山漫興

孟瑄

我憶陶彭澤千古稱詩聖日近小孤山不聞有題咏知山

喜孤子有名乃其病相對成莫逆五斗羞爲令慨焉賦歸
來造茲松菊性後人卒不解綵筆羣爲競以此貶山高以
此損山勁何如俱忘言孤貞相迴映我今復饒舌自愧成
優孟須借江天風一掃塵翳淨

小孤夜泊

湯顯祖

小姑廟前迴夜舟風起哀歌神女遊灩灩落霞臙脂港娟
娟新月娥眉洲

小孤山

丁嘉臣

一峰不著地獨向大江浮突兀方知特孤高孰可儔崖迴
千匹練閣度幾帆秋極北風烟渺憑虛起暮愁

小孤山

鄭日奎

何年小孤山突向中流起亭亭百餘仞壁立四無倚高截
天之雲下蟠湖之底石氣森孤寒草樹不敢美吹鳥紛紛
下遊軒少至止惟餘幽菴中一寺縮嗒趾江流自日夜此
域無增毀不謂一拳力而欲金焦比信知天地心狂瀾須
一砥山水且復然人境今誰是

小孤山

歐陽鉉

濯足兩江水掃塵八面風往來惟日月作伴是蒼穹

春日遊小孤

宗元泰

石削碧芙蓉江心第一峰人來常覽鏡鶴舞忽聞鐘水抱
青山小烟粧綠樹濃凭欄休發嘯怕起海門龍

獨遊小孤山

同上

中流有片石卓爾似吾徒靜不因江動孤惟與月俱高風
誰可及傲骨自然殊遺世能獨立巉巖一丈夫

登小孤洲

國朝 王廷藩

一石中流柱孤山不易登翻從南岸泐却望上方僧閣勢
欹相對鐘聲度與磨垂堂思古戒危磴莫言升

遊小孤山

劉 曉

破浪收吳楚驅鰲立大天白飛湓浦月青到玉爐烟鐘鼓
千雲出香燈一水懸登樓看柳色猶是晉時妍

遊小孤山

周易元

亭亭卷石砥中流此日雲開翠色浮劈地迴瀾翻史帙插
天文筆紀春秋奇身直探蛟龍窟傲骨那堪培塿稠遙望

陶潛門五柳騷人有意寄瓊樓

舟行望小孤山

江西觀 和其衷

掛帆迎晚日極望湛清深波涌樓臺影雲流鐘磬音蒼茫
坼兩岸孤鏡立千尋遙識山僧意憑高笑陸沉

其二

江流殊自在恣意看巉巖曉露霑山翠明霞照鏡函層崖
環殿閣嵌竇挺松杉望望輕舟近微風送片帆

其三

簷宇重重闕嵐煙冉冉濃僧鷗汲淺岸白鷺入深松似隔
人間世猶疑海上峯金焦堪鼎足澎浪敢希踪

其四

孤介如遺世清高不愛塵植根蟠水府竦骨上青旻砥柱
中流峙狂瀾一霎駟坡詩游戲耳口實貽今人

和前四韻

知府董榕

蘭橈行且避中峙迥高深遊鯉環莖幹鳴鴻和梵音凌霄
自撐拄朕坻絕侵尋力砥狂瀾意千秋俯碧沉

一拳當水面氣象亦巖巖鶴起雲飛表似鞞表龍歸劍入
函鬱漣似霜遺白毳如薺是青杉恍見蓬壺近遲遲引峭
帆

烏帽青螺秀雲霞綠黛濃數竿妃子竹三尺大夫松豈厖
成空閣真齋戴好峰臨風綽約極姑射有遺踪

縮東西江派亭亭絕點塵北門留鎖鑰南斗切穹旻鸞鶴

垂聲遠鯨魚望影馴山靈感知已不數二眉人

重過小孤山

汪迺霖

好風幾日與山離買棹尋來覺愈奇成障雲行何處雨無
聊人讀去年詩平湖如鏡盤新髻小殿連天倒舊旗我欲
停舟重醉酒片時撫掌碧烟移

登小孤山

王子鐫

玉柱嶙峋障巨流捫蘿直上翠微幽欲分吳楚干江水故
借匡廬一片邱香篆繞峰迷永晝濤聲觸石覺深秋登臨
勝概堪圖畫遙望扁舟似泛鷗

小孤山

丁自發

吾家山水大江東孫祖相攜白浪空

先忠諫取號茲山諫
家孫亦命號鈞石

草不隨帆影動詩思偏向石頭工
先忠諫茲山有海門澤石磴攀躋之句
潤瀟潮至雲路慙懃積愆通我亦欲從天地老扶筇直上
伴先翁

小孤山

丁濬

咄嗟造物怪山不與山同無伴倚天立凌空挿水雄撐持
憑大力挺特仰英風攫雨九臯際潮翻沛澤隆

秋夜登孤山

吳會川

憑高四望萬家烟白露橫江蜃氣連水底月明浮滿鏡波
間峰影倒擎天漁歌欸乃來蘆岸梵韻清冷送客船孤鶴
一聲雲矗起方知此境果然仙

小孤山

何締

一派塵埃付碧流孤山獨占海門秋巉峰挿水魚龍舞怪
石鳴濤鐘鼓幽野鶴巢巖驚壁峭巨鰲盤底鎮江浮我來
快遣登臨興嘯破蒼波震斗牛

小孤山

何顯

波心突矗挿奇峰鑰鎖海門第一重月色影籠凌漢樹濤
聲嚮徹撼山鐘撥雲撐起天邊日破浪驚飛海底龍幾度
風狂瀾欲倒長留玉柱鎮江衝

小孤山

饒鞏

巨靈開闢手劃石立江衝水濶浮螺髻天空躍玉龍氣吞
波萬頃秀跨石雙鐘一望誰堪匹雲間五老峰

登小孤山

丁特

路自中峰上崎嶇不易行燈明方丈室波撼岳陽城海氣
浸南浦秋風古北平登臨出世界因見古人情

小孤山

周 監

嶙峋傑出嶂烟高秀擁龍城十萬濤低挿玉鬟山石峭平
分翠浪雨花拋靜書水面波浮筆怒破江心石學刀吳楚
關欄誇第一北門鎖鑰羨誰豪

過小孤山

汪 軻

突兀攔磯出孤峰扼巨流風聲生絕壁水勢入飛樓客自
三吳返烟橫一棹秋江神如有贈瓊珮付波頭

小孤梳粧亭

周世榮

片石生成瘦且尖一亭峰頂貯香奩曉粧天際雲堆髻夜

櫛江心月吐蟾夾岬好山青入座沿堤嫩柳翠侵簾明明
色相皆空幻浪靜風恬裊畫簷

彭浪磯

國朝 侯于助

鐵柱當關立相傳是海門只今石出處猶有舊潮痕

陶狄祠

宋 王安石

梁公壯節就夔臚陶令終身託酒徒政在房陵成底事年
書甲子亦何須江山彭澤空遺像歲月柴桑失故區歿後
此風猶不競詩翁嘆息未應無

陶狄祠

明 邵 寶

歲時江郡薦江蘋異代衣冠畧近真九死竟還唐社稷一
生誰識晉君臣菊松尙擬他年晚桃李耶增此地春莫道

近來公論少廟門題額是何人

陶狄祠

陳崇

呼盧人起解乾綱太白經天女三昌陶令歸來終却宋狄
公用後復還唐菊松逕裏娛三益桃李門中拜五王廟貌
此間同祀典山川千古有餘光

三賢祠

黃雲師

夔庶翳榛棘英風久云緬史傳紛相矚澹蕩孤懷遣邈哉
栗里人飲酒此沈湮在官八十日雲霄終自卷梁公夾日
功神龍雜鯁鱗側身北朝間獨力支吳悞文節貫秋旻人
倫有冠冕捐軀庸足異庶辭面目覩上下千餘年棠陰此
勿剪華嶽迥三峰天際望猶喘俯仰余何為將以勵鴛蹇

三賢祠

國朝 宣重光

靖節先生是晉人後來狄趙事同倫經時祠廟空留碣異
代衣冠實有神奉使西來初繫馬憑高北望一沾巾山城
影入長江水誰問荒涼俎豆新

過三賢祠

何圖書

三令祠前芳草新街傍笑指語陳陳只今江上瞻鸚鵡不
懼先鳴又幾人

陶淵明祠

宋 謝幼槃

淵明歸去潯陽曲藜杖蒲鞋巾一幅陰陰老樹嘖黃鸝艷
艷東籬綻霜菊世紛無盡過眼空生事不豐隨意足廟堂
之姿老蓬華環堵蕭條僅容膝大兒頑鈍懶詩書小兒嬌

痴愛黎粟老妻日暮荷鋤歸欣然一笑共蝸室我詩未遣
 愁肝腎醉裡呼童供紙筆時時得句輒寫之五言平淡用
 一律田家酒藜夜打門頭上自有漉酒巾老農時問桑麻
 長提壺挈榼來相親一樽徑醉北窓下蕭然自謂羲皇人
 此公聞道窮亦樂容貌不枯似丹渥儒林紛紛隨溷濁山
 林高義久寂寞假令九原今可作舉公籃輿也不惡

題陶淵明歸去來圖

金王虛若

拋却微官百自由應無一事掛心頭銷憂更藉琴書力借
 問先生有底憂
 名利醉心濃似酒貪夫衮衮死紅塵折腰不樂翻然去此
 老猶為千載人

淵明祠

劉迎

筆頭奇處發天藏事遠懷人涕泗滂餘子風流空魏晉上
 人談笑自羲皇折腰五斗幾錢直去國十年三徑荒安得
 一堂重寫照為公挂酒瀉蕉黃

淵明祠

元趙孟頫

淵明求令本非情解印歸來去就輕稚子迎門松菊在半
 壺濁酒慰平生

淵明祠

鄧善之

詩中甲子春秋筆籬下黃花雨露枝便向斜川頻載酒風
 光不似義熙時

淵明祠

祿願

彭澤縣志 卷之三
黃閣彤扉盡宋臣歸來松菊伴閑身舉頭誰識悠然意只
有南山是故人

淵明祠

謝應芳

晉室之危一木詎支我思古人孤竹夷齊彼薇西山我菊
東籬薄言采之可以樂饑秋日淒淒卉木具腓匪菊之芳
吾將曷歸

淵明祠

張以寧

五柳門前秋葉衰南山佳氣滿東籬白衣人到黃花外正
是先生望酒時

淵明祠

明袁珙

彭澤雨晴秋草碧泥沙不洗籬根石夜深涼月滿江南照

見寒花淡無色先生已往將奈何傲睨獨受風霜多白衣
有期待不至清尊空負重陽過臨祠一見傷晚節凜凜丰
姿誰敢褻有祿不爲縣令淹有腰不爲督郵折吁嗟此心
鐵石貞元悟暗與幽人盟安得移居傍其下餐英飲水延
遐齡

陶公祠

潘翥

灑落羲皇上世人卻將名利等浮雲一時去就非無意兩
晉文章獨有君流水涓涓農事急柴桑寂寂世情分華軒
此日瞻遺像總道孤高不可羣

陶公祠

余福

彭澤歸來只隱居閑情不復慕徵書英雄事蹟無遺土處

士烟霞有故廬芳徑蒼松驚夜鶴柴門踈柳駐輪車我來
默愛悠然趣仰沐餘光三嘆餘

陶公祠

何陽

一片璠璣絕點瑕豈因五斗困風沙悠然歸去南山下還
把閑情付菊花

陶淵明祠

蘓秉衡

白日忽見匿浮雲結陰幽薄宦豈初志歸與遂吾心池魚
復深淵籠鳥返故林褰衣遶邱隴荆杞日已深彼美東籬
花不受霜霰侵掇英樂真賞南山對孤吟

陶公祠

羅叔昭

典午山河已半墟先生解組賦歸與柴門寂寂黃花滿案

上香醪架上書

陶公祠

傅榮

瞻仰南山意獨深託渠微事笑披簪若非朱子春秋筆千
載誰能識此心

北窓清夢午初醒斗粟床頭未滿瓶何事先生早歸去豆
苗荒落草青青

陶淵明祠

戴鳳翔

望中烟雨正霏微羣鶴冲霄引艦飛漢水巴山千里隔含
鄱五老萬峰圍葛巾灑酒情何在斗米垂腰事已非試向
柴桑覓遺跡只今黃菊尙依依

題淵明像

高與志

玉山頽矣葛巾偏老僕扶持步不前莫道先生渾不醒醉
中猶記義熙年

陶淵明祠

許纓

三徑黃花酒一瓢清風高節孰能超居官未久休官去只
為當年懶折腰

陶淵明祠

時季照

束帶無心見督郵歸家醉臥菊花秋幾回宦轍經彭澤却
憶先生愧白頭

又

顧祿

我思彭澤翁既仕復中止偶賦歸來篇解印就田里晉恩
詎能忘宋聘終不起所以義熙後紀年惟甲子菊以持晚

節秫以供酒醴誰云折腰懶所託有深旨美哉處士書紫

陽乃知已嗤嗤莽大夫泉下當愧死

又

周縉

祿在他人道在身肯將名節喪風塵歸來三徑秋風裡還
與黃花作主人

又

張璉

脫却樊籠返故山黃花小徑有餘閒當時誤入劉家網安
得清風滿世間

又

丁與忠

細柳長堤烟雨輕市橋今古說淵明柴桑百里棠陰在依
舊春風滿赤城

又

何寬

陶令今千載風流尙在茲江山標勁節松栢老芳祠避世
惟三徑逃名只一卮南朝留處士心有紫陽知

陶淵明祠

張一貫

出岫無心似白雲輕將綬解遂初盟寧因松菊求人伴却
許田園得我耕尊酒何曾關世事籃輿到處愛山行至今
晉代誰同調柳自依依風自清

題五柳圖

李至清

淒慘江城柳萬條淡烟疎雨夜蕭蕭輕柔不似先生節逢
著東風便折腰

陶淵明祠

吳會川

居官未久賦歸休採菊東籬酒一甌晉代衣冠存勁節先
生姓字至今留

狄梁公祠

宋王十朋

武火方炎李欲灰忠良何力可能回斗南人有擎天柱爲
向虞淵取日來

狄梁公祠

楊果

牝雞聲裏紫宸寒神器都歸竊弄間一語喚回鸚鵡夢九
霄奪得鳳雛還荒祠寂寞臨官道清節孤高重泰山爲問
模稜蘓相國當時相見有何顏

狄梁公祠

明夏寅

奮忠蒙耻事堪嗟寧似陳平嬾呂媯乳虎滿朝能在野牝

雞臨老鳳還家參苓籠備回陽物桃李門栽向日花可恨
五王初復辟不將諸武制機牙

狄文惠公新廟

元危素

大江從西來萬里流湯湯維唐社稷臣勲業載旂常天子
在房陵女后御明堂晨聞牝雞鳴腥聞溢穹蒼猗公秉忠
義耿耿立廟廊周旋極地勉論議忽慨慷載御卷冕歸宗
社赫有光豈徒保國祚實欲扶天常雲孫江州牧忠聖宮
廟爲丞嘗豆籩孔嚴縈絲石載鏗鏘再拜久屏息低回想
忠良作歌勸臣子百代踵遺芳

狄梁公祠

明費宗

當年籌策費紆縈萬古乾坤寄此情北斗以南聲價重此
身之後事功成漁樵歸路林光杳秋雨晴時月色清試問
祠堂何處是青山十里暮鐘聲

狄梁公祠

朱公節

古廟陰森草樹秋四山遺愛屬君侯縱囚誰識孤臣意蠲
稅空懷此日憂撫景共澆黃菊酒登高重上白雲樓老僧
指點渾多事到處溪山起暮愁

狄梁公祠

何文魁

回天有力決神機扶得前星上太微百里無慚孤鳳翥九
霄還夾五龍飛籠中有藥終醫國門外栽花不爲私却嘆
房陵厭春色落花香襲亂人衣

狄梁公祠

許纓

輔國功昭青史上思親心向白雲邊古來賢相知多少忠
孝惟公得兩全

狄梁公祠

國朝 吳會川

忠安社稷力回天相業如公更孰賢一柱能擎唐九鼎自
應廟食饗千年

過白雲樓有感

明 王心約

向聞此地白雲樓樓圯臺空日影浮鴉噪寒烟幾冷樹鶯
啼衰草一荒邱當年文惠思親遠今日遊人吊古愁我欲
太行尋舊址雲山登登水悠悠

觀音山

戴鳳翔

大士深居景色幽飛橋澗底湛寒流鬼神穿鑿青空墜風
雨噓飄翠靄浮洞口有苔春寂寂竈前燒藥思悠悠欲知
占斷南高趣香細松濤總自由

觀音山

殷 喁

偶尋蘭谷際晴明雪滿梨梢柳鞞青過雨鉢龍乘水躍當
牕山鳥向人鳴光含寶殿金蘭燦氣靄磁餅瑞草馨喜共
叅禪忘俗慮巖前徙倚聽泉聲

又

謝 英

巖畔烟嵐翠欲流嗟峨渾似補陀幽下臨彭浪纔三里高
出孤峰定一頭香篆繞壇迷晝夜松濤響壑自春秋老僧
出定無餘事自起鈎簾看白鷗

又

楊季芳

本來無事却成忙
屐屨薜捫蘿到上方
酒滿柳杯竹葉美
詩留僧壁墨花香
雁拖雲影寒生鬪
潮捲江聲夜撼床
五柳江山頻望眺
謾嫌風葉響長廊

觀音山

宗臣

一上孤峰眺太荒
吳山楚水共蒼茫
雲間棟宇垂天渚
江上鼉吹石梁絕
壁畫開風雨色
斷崖秋挂薜蘿長
吾將從此尋瑤草
黃鶴翩翩歸帝鄉

又

宗元泰

磴閣凌空起江城
礙日斜孤峰青
挿笋遠浪白
飛花鳥語喧晴柳
鷗搏戀暖沙
山僧閒洗鉢
水面弄明霞

觀音山卽事

國朝侯于助

壁削芙蓉青
一山懸岬題石宋
時間登臨尋到雲中殿
指顧平開愁裏顏
不盡雄風來睥睨
無邊春色入潺湲
同人猶有扶筇興
曲徑藤蘿次第攀

觀音閣

潘瀚

上方鐘磬下方僧
削壁蜂房綴幾層
磴級盤螺分子細
石巒蹲虎看摸稜
江山勝蹟茲寧數
邱壑深情我未能
但使幽懷聊可暢
涪翁猶爲一扶藤

可觀樓壁閒韻

汪鑑淑

一山抱郭枕長江
中起崑樓四際降
花雨不時飄梵宇
松風終日透禪窓
殘林瓦雀深藏舌
古木鳴蟬暗奏腔
最愛孤峰當一面
依依如醉杜家缸

又
層層樓閣倚山江一洗塵氛俗慮降石鏡光分斜到案孤
峰翠積正當窓寒禽叫破三更夢清磬聲敲五內腔悟得
本來直面目菩提座上有仙缸

登彭澤元武嵬

魏際瑞

元武嵬前瞰白湖大山橫絕小山孤千帆直挂天風水三
國平分江楚吳日下東南聞戰伐望中烟火識樵蕪登臨
目極愁無極飛鳥斜陽半綠蕪

鏡子山

楊誠

青天秀削菱花粧萬古空濛落照忙光並水壺籠曉月清
呈玉鑑挾秋霜飛檣影射來還往過鳥魂驚低仍昂物色
到今無限景晴光不老海天長

往溇雨阻鏡子山

凌應治

擬尋陶白泛漁舟欲洗詩腸洽雨留驟瀑驚翻彭蠡雪重
雲深鎖鏡山樓漫云樞滑難施棹且喜田膏飽飯牛遙望
柴桑梅正熟呼朋煮酒慰新愁

鳴山

明王演疇

層嶂青相合村居此更深花分濃淡色鳥作短長吟倚石
聽溪水尋僧過竹林悠悠人世事已不入閒心

鳴山庄居

周易象

敢將詩酒學陶公其奈溪山不厭儂纔倚繩床聞石溜忽
開蓬戶見雲峰桑麻共宿尋生計風雨隨人作藥籠此際

閒愁如不掃古人清與與誰同

鳴山古刹

國朝 周易象

山際疑天際寒生六月中泉流穿密竹僧定伴踈桐苔蘚
晉人碣雲烟漢代鐘最宜秋後影亂點一村紅

鳴山卽事

何圖書

幾歲鳴山路登臨復曠然春嵐生石壁早雨足山田扶杖
寧辭老談經不礙禪同人如解意一笑破蒼烟

遊鳴山

時價沽

山空谷應響悠悠鳥語溪邊澗水流苔上有花方笑日洞
中無樹不鳴秋烹茶坐久松風細覽秀行遲竹逕幽問道
支峰誰是主老僧遙指白雲頭

寓石壁山

王應昌

半嶺松濤謾衡門夏日涼戶高雲隱几山近綠鋪床淺沁
來鳧逸遲紅惹蝶忙晝長人易倦風送芰荷香

讀書巖

明 戴鳳翔

六經對越古今天芸藥香中拂紫烟甕牖有聲欣自得苔
堦交翠樂無邊一塵不許牙籤染萬卷皆存玉軸鮮每奮
茶連熊膽志下帷巖若仕優軒

讀書巖

馮希武

石氏膏梁屬道腴仕優猶不廢三餘牛刀才試彭城治從
政原來在讀書

讀書巖

國朝 惺然道人

泮宮還繞鳳皇窩
夢裏如遊今實過
聖澤江河流處永
春風杖履客中多
層巒屈曲蟠龍窟
疊嶂參差涌翠峨
始信歷來賢宦蹟
湖山佳氣護陽和

次惜然韻

國朝王廷藩

鳳皇山下鳳樓窩
聞說涪翁此地過
字勒磨崖蒼蘚蝕
境移講座白雲多
宮牆繚繞遊空返
石壁巉巖望轉峨
師載刀圭探勝蹟
鸞聲半嶺認公和

讀書巖懷古

喻方穀

支策來千里依鄰卽
卜君讀書人不見
種菊事猶聞山色
青歸樹烟光榻臥雲
登亭頻一望落葉正紛紛

又

饒鞏

誰作讀書屋置此蒼崖前
至今數百載空洞鎖寒烟
我來吊遺躅徘徊榛莽邊
雖有舊題在剝蝕體弗全
何爲生仰止欽若日月懸
撫栢思狄惠攀柳憶陶潛
匪物能不朽流芳在名賢

集賢亭迴文

丁焯

賢羣晤對把情怡
兀突亭撐並石奇
筵肆王豪賓縱酒
句敲花落葉催詩
翩翩舞竹青垂壁
倚徙香芹綠滿池
天普暖風春燭爛
妍生四座噴蘭芝

鳳皇山

劉曉

鳳凰山色疊秋屏
飄渺青冥江水濱
石瘦不嫌明月冷
峰高惟與白雲親
朝暉遠映千家曉
爽氣紛披萬象新
氤氳

一天隨變幻亂啼花鳥亦爲春

浩嶺雲峰

周九成

仙跡生成老樹遮其如室邇已人遐朝雲冉冉飛丹井夜
雨瀟瀟洗鑊鉏曲溪忽迷漁父棹山深應返武陵槎幾回
携杖登高望坐看烟嵐處處斜

潛玉洞

明馮希哲

靈谷產璠璵烟霞別一區韶光迷世遠藏器待時沽冰雪
堪同操風塵不受汚願歸良匠手製獻作瓊琚

潛玉洞

戴鳳翔

虛白無瑕覆地圓靜中疑自有神仙水晶宮映紅塵遠雲
母屏涵素月懸影入梨雲春似海香浮梅谷暖如烟高人

風致清如許歷遍雕闌不記眠

讀書巖 附入景

歐陽濟會

讀書巖下草芊芊門立雙峰別一天不釣仁磯江上月肯
聽漁唱畫中舫霞流石閣簪花管霧繞濤箋帶柳烟砥柱
狂瀾千古在何須玉洞挾飛僊

登百步樓

劉曉

捫蘿梯百步苔色滿衣襟雲疊千巘繡溪流一澗琴磬聲
驚鳥夢竹響空人心只此成幽絕登臨直至今

夢遊僊直巖

何儻

昨夢捫蘿登峭崿洞天別豁暢奇哉丹爐明滅薪傳火畫
壁依稀翠點苔兩個蒼龐定奕局幾行霓羽絢瑤階覺時

莫辨身爲我疑在雲端未下來

石蓮

柯友桐

僊人曾此燒金沙灼灼紅爐飛紫霞丹氣不隨雲氣散巖頭都結碧蓮花

石筍

石髓溜來不計年結成玉筍掛巖巔竹枝敲損琳瑯墜疑是龍珠落耳邊

石鼓

天然形制出僊家未許人間俗手搥敲徹蜀桐飛鶴下一聲清響在烟霞

石磬

奇形磊落韻琤琤疑自神仙琢鑄成拊擊一聲山月曉彩鸞文鳳一時鳴

仙真巖漫興 五言古

何顯

仙境何處覓僻壤豁奇觀玲空懸半壁怪石吐青蓮洞中復有洞筠杏闌風烟清泉石上流洞口白雲閒深巖何迥絕我輩相往還或云鳴得意我獨生長嘆形勝原無定地每藉人傳不逢嚴子陵誰識七里灘虎溪無三笑瀑水空潺湲望古思人傑地靈亦何權仙境連都邑知必挽高賢奈何生荒谷徒作等閒看我來尋奇勝另自有輕軒四顧邑中景頡頏惟孤山此破頑石竅彼挽旣倒瀾書巖并潛玉相對分靈頑咄哉誰評章此景不入編奇尤成寂寞予

欲發幽緘須臾方就臥山靈揖我前謂君胡激昂聞淡予
自安我有屠龍技何妨困浮漫我抱和氏璞何須哭荆山
物苦無其質知希我何慚君不見廬阜有誰尋竹影又不
見漁郎無處覓桃源我聞此語心重繹醒後自覺顏爲赤
愧予猶是爲名心歸直返璞讓山靈披襟徘徊巖之陰長
歌踏去意氣平

仙真巖

周煥奎

尋幽選勝到層巒石罅引開眼放寬蓮噴瓊漿聲淅淅桃
迷芳徑影珊珊非關避俗依然靜任是趨炎此獨寒想必
真人胎息處仙璫長徹五雲端

方湖漁唱

周易象

浩淼一湖水生涯半是漁開罾風細細撒網月踈踈曲子
度沽酒歌兒唱打魚瀟湘欸乃綠借入嘯餘書

玉洞仙真

不信壺嶠近生成別一天有聲泉作雨無漏石爲田採藥
知何代觀棊在卅年碧流丹嶂裏宛爾話期佺

雙峰積雪

看山宜雪裏尤好是雙峰水作峻峭骨玉爲淡雅容人家
都在樹僧寺但聞鐘三尺江南白歡歌豈獨儂

孤山砥柱

歐陽鉉

拭目長江萬里寬玉盤捧出石中山何須別覓擎天柱的
是東南第一觀

方湖晚棹

周瑞

爲乘秋色盪輕舟
舟比汀鷗一樣遊
湖水鏡中行路險
雲山畫裏故人愁
夜深漁火紅猶冷
霜老人衣白欲浮
不信年年渾是客
歸來歸去月盈頭

孤嶼濤聲

丁應鼎

一柱孤高具大觀
巖巖壁立障狂瀾
橫翻日月光偏閃
常吼魚龍膽亦寒
湘水匯流同吐納
廬峰對峙共盤桓
潮迴汐卷分吳楚
獨羨海門地步寬

柳洲書院和歐陽可堂掌教韻

沈大綬

百尺亭亭矗古桐
新陰桃李在門中
宅環楊柳盈盈水
軒敞湖山面面風
書卷琳琅堆几案
詩聲金石響簾櫳
葭蒼露白伊人近
載酒還來伴醉翁

柳洲卽景八首之四

沈大綬

醇醪半醉日西斜
移駐尊罍伴砌花
露坐酒杯天影入
風清香思發奇葩

寂寞疎林掛落暉
雲端曉日射漁磯
荻洲數點浮波綠
時見棲鷗唼喋飛

屋角披襟暑氣清
薰波拈柳臥還傾
俗囂遠却聞天籟
不是風聲卽水聲

水氣昏昏向晚濛
遠山依約列屏風
小姑入眼如窺客
霧髻烟鬟杳靄中

雙峰尖

劉曉

芙蓉千仞破天荒雲際招呼五老行一氣橫霄空夜月雙
峰出水映朝陽僧隨竹影懸崖半石亦留泉供佛堂鐘鼓
數聲松外落萬村燈火共翱翔

甘露菴

楊拱泰

菴垂甘露幾經年疆劃都彭兩邑連彭澤都昌兩邑分界雲鎖檻橋
封佛剎水通厨鉢瀉民田半山睇去疑無路數里行來別
有天自是禪關最勝處胡麻一飯足僊眠

竹莊山居

丁白發

青青勁節籠窓紗日薄層林影欲斜未到籬邊霜後菊先
開園內雨前茶淡敲個字詩情老醉舞千行墨艷奢獨坐
笑憚人不識菴筠深處是儂家

北隴庵廼文

凌應怡

幽僧伴鶴宿雲間寂寂禪堂靜對山流水送香花落澗暖
風噓翠竹環關甌盈碧露和烟篆衲補紅霞染袖斑留客
共談經入妙悠然自覺夙心憫

魚池書屋

凌鍾繼

波光瀲灩映山光傑閣玲瓏水一方魚影冰壺翔畫棟鳥
穿綠浪下銀塘筆花爛共春葩艷墨氣濃分書帶香欲識
貽謀無限意青雲世業在縹緗

補遺

彭澤

唐汪遵一作王遵

鶴愛孤松雲愛山宦情微祿免相關栽成五柳吟歸去漉

酒巾邊伴菊閑

舟次彭澤

李中

飄泛經彭澤扁舟思莫窮無人秋浪晚一片蓼花風鄉里
夢漸遠交親書未通今宵見圓月難坐冷光中

奉命南使經彭澤

值王明府不在留此

徐鉉

遠使程途未一分離心常要醉醺醺那堪彭澤門前立黃
菊蕭疎不見君

荆門送晝公歸彭澤舊居

齊己

彭澤舊居在匡廬翠疊前因思從楚寺便附入吳舡岸繞
春殘樹江浮曉霽天應過虎溪社佇立想諸賢

憶別匡山寄彭澤乾畫上人

憶別匡山日無端是遠遊却回看五老翻悔上孤舟踏踏
三千里蹉跎二十秋近來空寄夢時到虎溪頭

彭浪磯阻風

宋范成大石湖

浦口藏舟尋丈慳篙師抱膝朝暮閒逆風來從水府廟濁
浪欲碎小孤山太白猶高缺蟾墮長江未盡歸鬢斑短歌
聊復怨行路當有聽者凋朱顏

馬當洲阻風居人云非五日或七日風不止謂之重

陽信

拍岸回流逆上磯枯楊折葦靜相依趁墟漁子晨爭渡賽
廟商人晚醉歸重九信來風未愜大千行徧昨俱非羈愁
萬斛從頭數帶眼今秋又減圍

放舟風復不順再泊馬當對岸夾中馬當水府即小
 說所載神助王勃一席清風處也戲題兩絕其一見方輿志
 禁江上口柏山東三日荒寒繫短篷却憶宮亭湖裏去隨
 人南北解分風

